

文 學 叢 刊

荒

濤

田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荒

濤

田

有版權

荒

田 濤 作

發行

吳文林

發行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西路慈豐里

印刷

文化生活出版社

實價七角

巴金主編

文 學 叢 刊

第六集

共 十 六 冊

魚汛	三月天	荒	使命	利娜	秘密的故事	遭遇	隨糧代徵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中篇	中篇	中篇	長篇
宋 樾	屈曲夫	田 濤	李健吾	巴 金	舒 羣	金 魁	白芸窗
江南曲	木廠	沉淵	投影集	囚綠記	霧及其它	夏蟲集	貝殼
詩集	長詩	戲劇	雜文	散文	散文	散文	散文
王統照	鄒荻帆	林 柯	唐 弢	陸 蠡	靳 以	繆崇羣	莊瑞源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三月初版

目 錄

驛車上	一
離	二五
鬧	五二
荒	六三
穀	八三
隱	一〇五
暮靄	一一七
鄉村	一二七
分出後	一三五

騾車上

騾車離開村莊很遠了。

這是漆黑的嚴冬底雪夜，刮着猛烈的寒風，將車篷上的蓆角掀捲得飄蕩着，嗚的哭咽。車輪砍磕得水道轆轤的響。騾蹄鑿着冰地。白雪給狂厲的黑風旋捲着，撲打黑騾的臉，黑騾的耳朵在雪色下可以辨得出是倒措着。那雪風又撲在車夫喜三的臉上了。

喜三坐在車前盤上，兩條腿撻落下去，將有彈性的長竹桿鞭子舉在黑空裏，探着身子帶着幾分眷念似的心情正向後望看村莊。村莊的影子瀰漫着黑沉沉的霧氣，漆黑的帶出些恐怖的樹木，可以聽見給怒風猛刷出野獸嗚叫似的尖銳的聲調。車篷上底一塊破開的蓆角被風抓起，啪囉囉的拍着篷弓響。喜三轉回頭來，撫着臉，

感到全身的棉衣服都給狂風吹透了。

騾車不停息的向前進行，風不住的怒吼，天空上的星星都彷彿被凍得哆嗦着，閃爍着小眼睛。四週是空野，黑茫茫的沒有邊際。遙遠的霧沉沉的黑暗下，伏臥着黑洞洞的村落。廣闊的平原裏覆蒙着白皚皚的雪。

保鏢的老六團縮在車篷裏，貼着車箱的板壁，披着羊皮大襖，一隻手緊捏着車篷前掛着的布簾，抵抗着狂風的鼓蕩力，很害怕布簾給狂風衝開，透進寒冷的雪風來，另一隻手放下劍，也把皮帽放下來蓋住脖項和臉耳。外面除去那野獸鳴叫似的怒風的咆哮外，他再聽不見什麼。

『喂！喜三，把騾子趕快些呀！』老六在車篷裏喊叫。

可是坐在車前盤的喜三，兩個耳朵裏給風灌滿了呼呼聲，老六的話隔了一層布簾，又逆着風，他一點也沒有聽見。他儘管把鞭子橫放在車上，用腿壓住，將兩個袖筒口緊緊的互相吻對着，使牠們不露一點縫子，兩條幾乎凍僵了的手縮避在裏面。

他沒有羊皮大襖，全身的破棉衣服都像冰一樣的涼，那狂風一陣吹來，透進他的衣服裏，他便感到彷彿灌進了涼水似的，他將兩條麻木了的腿提到車盤上來像女人似的盤腿坐着，他把頭上那筒形的帽子拉下來，只露出一對眼睛，看見騾子在日雪上困難的爬動着，拖拉着這個風斗一樣的蓬隆車，很替這騾子擔憂，可憐。

『喂！喜三，老爺的病很重呢，把騾子哄快些吧！』

保鏢的老六打開了布簾，探出他那戴着皮帽的黑色頭顱來說。立刻他感到寒風刺扎着他底手和臉額。

『老爺的病是什麼病呀？可是他得體諒咱們這條長路哪！他自己也會坐着車去過一趟，走了一天才到，這次又刮着這麼大的狂風，至少也得一宵呀！沒有一宵的工夫，哼……』喜三有點喘氣的說：『老六，你看得老爺的病是什麼病？』喜三把脖子擰過來，看着老六笑。

老六將一片布簾遮住自己的臉，說：

『若是這個醫生不能看，老爺的病就……就……』他有些咕吧的說『就……就……就保不住了。』

迎面吹過來的狂風將他們的說話擠排得斷斷續續，喜三那戴着筒形帽子的腦袋像個黑粗柱似的出現在老六的眼睛裏。老六那皮帽子却像一隻飛鳥似的張着翅膀落在他底頭頂上。他那羊皮大襖在黑洞洞的車篷裏是看不清楚的。車篷上那塊蓆角又拍拍的拍了一陣。喜三看見騾子的頭顱搖搖了幾下，那風的力量幾乎就把這騾車阻礙得走不動了，他想起老爺躺在炕上病着，一羣親友們圍攏着他。喜三就彷彿感到老爺的靈魂跟來了，看見了老爺那枯老多皺的黃臉皮在空中飄浮着。不由得他伸出手來舉起了那有彈性的大鞭子在空中旋輪着，彷彿想將面前出現的老爺那張黃面孔的幻象抽破，啪啦一聲，一鞭抽在騾子上，騾子揚揚頭，揩起耳朵，彷彿是看着喜三的鞭子，立刻就加緊了幾步，車輪急忙的在雪道上旋轉。

『喜三，你看看三騾子什麼時候了？』

喜三又探出頭去，向天空尋望。

『半夜都過了。咱村地棚裏那些紡線的娘兒們一定散了。』他把大鞭又橫放在車前盤，用腿壓住，擰回頭來，又說：『若是碰見一隻狼來，怎麼着牠呀？』

老六在車裏摸着了劍柄，捏得緊緊的，把頭探在喜三的面前，他們都可以互相看見了，各個人的眼睛黑亮的光。

『一隻狼！就是五隻狼來了，我也有方法的。』

『你歡喜保護醫生嗎？』

『老爺的命令，我怎敢不歡喜！』他親到喜三的面前說：『但是我最歡喜老爺那個姑娘呢！』

風幾乎就將他的話刮了去，喜三的耳朵剛剛把這句話聽完，耳邊的風就又猛烈的送來了，刷着這篷弓和簾面嗚嗚的叫。一些沙粒似的雪給風捲起，撞着他們的臉額，這從塞北刮來的寒風，幾乎將他們的呼吸窒息了。

喜三的兩排牙齒忙碌的互擊着，得得的響。

『老六，我沒有皮襖，快凍死我了！』

『裏面來，喜三，裏面來落下車簾。』

喜三搬動着冰冷麻木的身軀，像個臨入蟄時候的青蛙似的不靈活，當他進了車篷以後，他那打抖的手匆忙的捏住布簾，綁着布簾上的小帶，沒有寒風吹他了，却只聽見外面呼呼在叫。

『但是，喜三，你不留條縫兒趕驛子嗎？』

喜三不理他，只顧將布簾上的小帶完全繫住了，他感到有些溫暖，尤其是他挨近老六身邊那皮襖上的長毛，原來這廣漠寒冷的世界裏，也居然有着這麼享福的地方，他聽着車篷外面那狂叫的怒風，他開始感到人生孤單的恐怖了。幸虧有一個老六同他作伴，不然他恐怕早已給世界上的荒漠裏的鬼風所脅迫死了。這時候他覺得世界上唯一能夠安慰他心的人只有老六。在素日裏他時常聽老六講故事。老

六那種母親一般慈誠的態度，講起故事來有着一種使任何人都能服服貼貼像孩子一般的靜下心來陶醉在他的說故事裏的魔力。喜三會聽過他講那唐僧取經。各種神仙鬼妖的故事，也聽過他講保鏢親身遇險的種種經歷。每一個故事裏的人物，都活躍着跳在他的印象裏他永遠也不能忘掉。

「喜三，看着騾子可別走錯了路呀？」

「騾子走過這條路，牠不會走錯囉。」

「雪都埋掩了道路呢！」

「不，老六，騾子的記性比人強，只要牠走過一遍，牠一定不會忘記。老六，你怕騾子迷了路嗎？」

喜三把凍麻了的手伸進老六的皮襖裏。黑洞洞的車篷裏，除了聽得風聲外，車篷上的簾角不住的啪囉囉的響。

「喜三，你還不娶媳婦嗎？」老六把劍壓在腿下，又用着他講故事慣常用的聲

調給喜三說：『你已經三十多了，再待不了幾年頭髮就發了白，喂，喜三，你倒底娶了媳婦嗎？』

『沒有。』

喜三用着遲疑顫慄的聲音回答。他明明對老六說了一個天大的謊。他最害怕提起了女人，彷彿女人對他是侮辱的東西。尤其是關於他本身的事。每當有人問起他的事，他便臉紅起來，他總是回答『沒有。』他出來給這家老爺當車夫，是完全因為討厭他的女人而出來的。從九歲的時候，父母就代給他娶了親，從那時候他懷上了厭惡女人的心。他是從魔鬼一般可怕的女人懷抱裏逃脫出來的男人。他看見了女人就躲避起來，她在他心上是可怕的東西，彷彿對於他的生命有危險性。他避開了妻子對他肉體上的非難，已經有十多年了。十多年的光景裏，他爲了逃開女人而在外面終年踱着作工的生活。在老爺家裏當車夫，伴侶們都懷戀着老爺那個美麗的女兒，只有喜三從來沒來看過她一眼。她雖然也時常坐着喜三趕的騾車走親，赴

廟會，喜三總是低着頭，拿了鞭子隨在騾車旁邊的小徑上走。他不曉得老爺的女兒是如何的美麗，她的面龐是圓是長，脚裹得是瘦是肥，從來沒有在他的心中留下明顯的印象。

『喜三。你不覺得老爺的女兒可愛嗎？她坐你的騾車，走過那荒山和草原，她沒有給你談過一句話嗎？』

老六把嘴唇幾乎就吻着喜三那筒形帽子了，彷彿他恐怕這話音傳出去給狂風襲奪了去送進病倒在炕上老爺的耳朵裏。

喜三照例的臉熱了，滿嘴不知回答些什麼好，嚙嚙似的說：

『那裏不，不……老六，開玩笑……還是說一節西遊記比這個有趣味……』

喜三在黑暗裏從老六的皮襖裏拔出溫暖了的手來，慢慢的將筒帽捲上去，露出臉和耳朵來。他頭上又感到一陣熱烘烘的，燃燒着害羞的火燄。

『喜三，你當真不喜歡喜女人嗎？哈哈，你聽着我給你說個女人的故事吧！——好

好的看着騾子走。」

喜三雖然對於女人討厭，但是他最歡喜聽故事，而尤其是老六那慈母一般的態度，講出來的那樣引他入神的故事他最歡喜聽。彷彿故事中的女人對於他的貞潔並沒有一點沾污和損傷。

狂風還不住的鼓蕩着車簾，怒吼着，那些雪粒刷着篷簾沙沙的響。這些聲音對於夜的黑暗和恐怖更增加了力量。騾子在雪地上爬着，拖着這車走。喜三摸着了大鞭，伸出手去熟習的抽打了兩鞭，騾子加快了幾步，篷車的圓輪繁忙的向前旋轉。老六從皮裏衣袋裏摸出兩支煙來，給喜三支。他劃着一根火柴，立刻弧形的車篷裏亮了，瞧見了老六那個飛鳥一樣的黑皮帽戴在頭顱上，寬肥的一臉強蠻似的黑肉，兩個發光的眼睛很表露出他的威凌，有武功的人。身上披着厚羊皮襖，油沾沾的並沒有布面，彷彿古廟裏一座老佛爺的泥像穿的那種肥大的古氣衣服。喜三滿臉希望的微笑，他頭上那頂尼姑似的挽捲着邊緣的帽子，箍貼到眼眉那裏，穿着破爛骯

髒的棉襖棉褲。他把大鞭放下，用腿壓住。他們都燃着了煙，火柴熄滅了，車裏又給黑暗統治着，只有兩顆煙火頭點在他們的嘴唇上不時的閃亮。

老六連連吸了幾口煙，又聽了一會外面狂風的咆哮，就開始講他的故事了：

『聽着，喜三！這是個最有趣味的女人故事。』

老六說完這句話，他嘴唇上的煙頭火點又閃亮了一下，吸了一口長氣。這時候，喜三立刻回憶起老六會講過的那個上山打柴人，在洞中修仙，因倦悶而抽起煙來，犯了神戒，在靈堂上受了神的罪刑。他心上不禁打一個寒噤。這個黑洞洞的車篷裏，和那山洞有什麼分別呢？而尤其在刮着這樣的鬼氣的黑風，四野是荒涼的雪原，不久也要經過山路呢！彷彿有些陰險的恐怖，緊壓着他的心了。他手裏拿着的那枝煙已經燃下半截了。

『那是個黑夜，也刮着這樣大的風雪，』老六開始講了：『一個在外面作了二十年活的老長工，揹着一個行李，向回家的路上走去。他有二十年不回家了。他家裏

有父母，妻子，一個小孩。他出來的時候，他的妻子是挺漂亮的，年方二十來歲，有豐厚烏黑的頭髮，裹得三寸的小腳，小臉蛋像蘋果一樣鮮嫩光明。那個孩子吃得一身肥白肉，人們都說他真好看，真好看，誰都歡喜抱他親吻他的小嘴唇。老長工揹着那捆行李在雪路上走，就像在我們這時候的黑夜，四週又沒有一個村莊，面前却是一座高山屹立着了。只有他孤單的一個人，逆了風，揹着那個沉重的行李，風來的阻力更大。他既然恐怕滑倒在山道的冰石上摔斷了他的骨頭，他又害怕餓狼來咬住他的腿。雪蓋遮着一切，他又尋不到一根木條作預防的武器，最後他在衣袋裏裝滿了小石子，預備擲打狼。他就又抗着寒風向前走，風將他的手吹開許多裂口，他底鼻子耳朵和臉幾乎就凍硬了，又沒有戴着帽子，只有他那兩隻運動着的腿似乎有點溫暖的感覺。喂！喜三，看着騾子別走錯了路呀！你可打牠兩鞭哪！今夜還得趕到醫生那裏呢！

「騾子走不錯路，快往下說吧！今夜一定趕到的。」

老六吸了一口煙，聽聽外面的風吼叫的聲音似乎小了些，車篷的一塊蓆角已經不再啪囉囉的拍打篷弓了。驟蹄和車輪砍在冰地上的響聲聽得清清楚楚的，但是彷彿也都給風刮去了。

『……那老長工在風雪的黑夜山道上走着，走着，衣袋裏的石子墜得他的袋子很沉重，時常靠打他的身體。但是他不感覺了，他的身子完全麻木了，只有他的腿還感覺到那麼邁動。於是就想起了他二十年前的妻子來。二十年到現在，他四十多了，因為終年為衣食憂愁，他非常蒼老，鬚鬚叢生出來已經很長了。那風刮起他的鬚鬚搔抓他的臉，眼皮，彷彿是風的爪甲似的。他二十年用汗血所掙來的身價完全藏在行李捆裏，一共是二百五十塊錢。他想：如果他這二百五十塊錢給妻子看見，一定歡喜得流出眼淚來。因為他出來是完全爲了給妻子孩子父母掙錢的。他想：如果從山坡雪堆後頭跑出一個強盜來，把他這捆行李劫去，那就糟了。他揩着那捆行李祈禱着，狼別來呀，強盜別來呀！可是那風是真的來了，一陣比一陣大，一陣比一陣黑，他

上半截身子幾乎都凍僵了。但是他永遠倔強抵抗着風走着，雪陷埋過他的腿脛，山路很狹，兩旁不時有些雪崩滾下來，嗚嗚的叫。天呵！忽然一個山丘般大小的雪崩滾落在他的面前的峽路上，阻擋住他的進行了。天呵！他應該怎樣走呢？他一爬那山坡，就滑一脚，一爬，一滑，一爬，一……」

老六說着，舉起他手裏燃剩的一小節煙來吸了兩口，便把煙頭投出車篷外面去。外面的風雖然小了，可是寒冷彷彿增添了度數，就是老六投煙頭探出手去的一剎那間，也感到凜冽的風像針刺一般扎着他的手背。

「哎喲！好冷呀，外面的風怎麼這樣寒？老騾子還走着嗎？」

「還走着，快往下說吧！」喜三彷彿不感到冷了。

老六緊忙的磨擦了幾下手背，手背上彷彿裂開了幾道血口，特別感到疼痛。

「老騾子沒有凍死呀，怎麼車走得這麼慢哪？」

「沒凍死，快說吧！」喜三沒有吸一口氣，將煙頭也拋出去了。

『老長工最後爬過了那小雪崩，又走了一段山峽，就是平原了。這時候，老長工的心放鬆了些，他熟悉這裏的路沒有狼，也沒有強盜，並且這裏距他的故鄉不過三五里路了。他在黑暗中，也熟習他二十年前會走過的這條路，他望見了故鄉的影子，他的脚步不免走快了。順了一條凍冰的河，一直走到了他的故鄉，故鄉的面前並沒有什麼改變，只是在村莊的空地裏多增添了幾家新房。已經二十年不見這鄉村了，臨進村的路上還有着他小時候時常去玩的那個破五道廟，廟頂蓋着雪。這時候，風已不刮了，彷彿一到平原裏就沒了風。月亮已經升在東空，照見了他這別後二十年故鄉裏的房屋，赤裸着枝條的樹木。因為夜太深了，一切都死睡在沉靜裏。他既不怕遇見了熟人，他便大膽的舉着眼睛，在月亮映照着雪光下看這房屋，在這破爛不堪的村街上不整齊的排列着，各家的門和柵欄都緊緊閉着。他在這街上一家家都不放過的尋視他印象裏還記憶起來的面目，但有些家門是改變了，他不能認識了。他最後尋找到他家的房屋，在他出走時候還有着的那個荆條編的柵欄現在攤臥着，

也沒有關閉着。就是關閉上也擋塞不住賊了。前院裏的雪裏是有着一條踏開的路，一個露天下的石碾，彷彿許久沒有用過了，還蓋着白雪。豬圈裏也不養豬了，牆頭上叢生起荒草，只有那個二門還關閉着。這一切荒涼的景象，在月光下照着，不禁使他的心上很感到悲哀。他看着月光下照着的門，緊閉着，彷彿也相信了裏面住着人，但是這門是很破了，上面的黑漆剝落下一塊塊的，殘餘的幾片也褪了顏色。不知什麼時候，他背後一隻大花狗向他搖着尾巴，舉着鼻子嗅他的腿了。這條大狗就是他養的，到現在牠還能夠嗅得出主人的氣味來。在他出走的時候，還小得很，現在牠却長得這麼高大了。老長工看了牠一會，便把背上的行李捆放在二門階台上，感到身上溫暖了。那隻大狗的尾巴不斷的在空中掃動，牠的毛給月亮照得發閃。他呆視着這荒涼的前院，沉思到年青時候在這院落裏留下的脚印了。

『月亮照着他那蒼老的頭髮和鬍鬚，二十年來他臉上增添的苦皺的紋路，他幾乎像個呆人似的癡立在月光下，彷彿忘却了他的老軀殼尚存留在世界上。他已

經沈醉到另一個世界裏去了。但是他却沒有想到另一個世界裏的人到現在已經變了，當他又看見月亮下的牆頭和樹枝的時候，他才像個復活的死屍一樣蠕動着，抱着一顆希望滿慕的童心舉起他那枯老多骨的手來想敲開這緊閉着的二門。至於裏面的人有如何的改變，他一點也沒有想到。他所想到的是他印象裏深刻着的二十年前的妻子，豐厚烏黑的頭髮，三寸小腳，小臉蛋像蘋果似的鮮嫩光明。他那多骨頭的老手敲門板了：發出嘖嘖的響聲。震抖了月夜下寒冷的樹枝。開門了，月光下照見一個灰髮蒼然的老婦人，滿臉緊皺着密紋，枯瘦的頰上是慘白得可怕。穿着破爛的衣服。他們都互相慘然的看着。呵！這是別後二十年的一對夫婦。

『你找誰呀？』灰髮的老婦人問。

『我姓周，就是這門戶裏的人，我叫周老局。』

『老婦人不禁哦了一聲，眼睛裏的淚水立刻連成一線；呵！老長工也明白了，他腦子裏妻子那幅美麗的青年時代的印象，立刻粉碎了。呵！這一對別後才二十年的

夫婦，都變得這樣蒼老了。那老長工在月亮下看見了自己的鬚鬚，他的眼淚也落出來。他們各個人的心都在苦思中消磨了青春。青春是多麼該寶貴的時光呀！喜三，你已經三十多了！青春是人生最寶貴的時期呢，還不結婚嗎？喜三，你聽見這個故事了嗎？他們把青春都丟掉了。老長工在月光下摸着自己那長鬚鬚，老婦人却用手指梳着自己的灰頭髮，各個人都彷彿做了一個夢，可是痛悔已經遲了。時光是這樣可怕呀！將他們追趕得這般蒼老了。門台上放着老長工那捆行李，但是他也忘却了把行李裏的二百五十元拿出來使他妻子歡喜了。那錢可買不回他們的青春哪！只有那條大花狗躡來躡去，用鼻子嗅着他倆，牠的毛在月亮下閃光，他倆都成了醉人了。喜三，你還不趕快娶親嗎……」

喜三用背脊緊靠住車板壁，車裏沉靜了，凜冽的寒風唼唼磨擦蓬蓆，車輪吃吃的碾得冰雪發響。其餘一切都死一樣寂寞。

『喜三，騾子不走了，打牠兩鞭哪！』

喜三不聲不響。彷彿連呼吸也受到一種壓迫。

車篷上的布簾已經不受風的鼓蕩了，也沒有車輪的滾轉而震動他們的身軀發麻。車身彷彿是停了。但是喜三彷彿是個失却了感覺的木頭一樣。他幻想到故事中的老長工會見他妻子時候的情況，那種月色下蒼老的悲哀的晚景，在他腦子上浮泛着。早已經沉思到他自己別後十多年的妻子，他最討厭女人呀！但在現在他彷彿轉變成最愛女人的男人了。人生青春消失得如何可怕呀！老長工那鬍鬚在他面前出現的時候，他的手禁不住舉上去摸摸自己的嘴唇，也已經生出硬硬的刺手發疼的鬍鬚了。他心上打了一個寒噤，一個從幼小時候印刻上最厭傷女人的心，立刻轉變成最渴念着自己的妻子了。他也想起了他妻子那烏黑的頭髮，說不定現在也變成灰白。他心裏陰冷了一陣，開始覺醒到人生青春時代的恐怖，心不禁卜卜跳了幾下。

『喜三，快娶親吧！——喂，騾子站住了，打牠兩鞭哪！』

喜三的身軀彷彿凝固的冷冰的膏質的結晶了，一點也不活動，老六笨重的搬移着他自己那老佛爺似的披了羊皮大襖的身軀，他那戴着飛鳥一樣的皮黑帽子的頭顱親到喜三前面，疑心他是睡着了，就用手搖搖喜三的身軀說：

『喂！喜三，騾子不走了，快把牠趕起來吧，今夜還要趕到醫生那裏呢！老爺的病不是很嚴重嗎？要遲些恐怕就……喂！喜三……』

喜三在黑色下搖動了他那戴着挽捲着邊緣的黑絨帽的頭顱。

『喜三，喜三……』老六還搖撼着喜三的身子說：『你把布簾上的小帶解開吧，風已經不刮了。』

騾車停站着不動。當喜三解開了布簾上的小帶，掀開簾布，便看見了白皚皚的雪野，一陣刺骨的寒風又扎着他的皮膚，騾子喘着氣，面前只有白雪，只有白雪……看不見一點道路的痕跡呀！白雪掩蓋了一切……

『老爺！咱們走錯了路呀！』老六驚叫着。

不遠已經豎立着高山了，披着白雪，在霧氣茫茫裏看見一片黑沉沉的大樹林。
喜三打了騾子一鞭，騾子向前一邁步，立刻滑倒了，車便隨了騾子的軀幹臥下。
騾子的腿在地下亂端着，喘息着怪響的氣，掙扎着多久，才爬起來。

『哎喲，我們一定走錯了路了。喜三，快下車呀！我們走到什麼地方來了？』

喜三拿着大鞭，向車下一跳，砰！啞啞！滑摔在地下了。

『地下那麼滑嗎，喜三？』

喜三不言不語，爬了起來，大鞭還拿在手裏。

老六披着沉重肥大的皮襖。穩重的溜下車來，也滑了一下，幾乎倒下去。他運用着武術的技巧，高大的體幹在黑色下，攙了幾掙，把身子的重心放平衡了。

『哎呀！我們走進河冰上來了，喜三，哎呀！這裏可是河冰呀！怨不得騾子滑了脚，不向前走嗎呀！再要走掉進冰洞裏了。多麼危險呀！喂，喜三！你上那裏去呀？你上那裏去呀？你上那……』

喜三把大鞭拋在雪地上，一直向了那片黑洞洞的大樹林奔去。在雪野上亂踏着……

「喜三！喜三！……」

老六在背後追趕他，但是老六披着那件沉重的皮襖太笨了，他跑不快。喜三一直鑽進了樹林裏。

「這裏是我的熟路，距我的故鄉很近了。」喜三心裏想着，他在森林裏尋找到一條赴故鄉的路徑，一直走去了。

老六在雪林裏尋覓了許久，也尋不見喜三的影子。最後他想起了騾車還停留在冰河上，他便奔回來。這時候，東方天空已經黎明了，霧氣白茫茫的瀰漫着，樹木的枝條罩着白花花的雪鬚，車蓬和騾子的毛上也都蒙上了一層白雪。最後老六發現自己的皮襖和皮帽的毛上也染上霜雪了。他呆視了一會冰河，冰河中間的溪流帶了些冰塊流去。他又呆望了一會騾車。在東方白茫茫的霧氣中排開了一個鮮紅的

圓球滾騰在天空中。

『喜三！喜三！』

老六又向了森林那裏吶喊。但是返來的響應只是從山谷裏傳送過來的帶了些銅聲的回音。他穿着那件油沾沾的羊皮大襖戴着一頂飛鳥似的皮帽，像個老佛爺似的笨重的立在雪坡上，失望的望着天空中升起來的那個紅球。

『喜三爲什麼要逃開呢！』他煩苦地，重複地問着自己。

離

一

抱着一顆天賦不可修造的頑強童性，同着大舅家一個比自己小兩歲的小女主人作伴侶，雖然自身沒有好的命運降生爲這幸福的門徒，但也本着那顆天賦的頑強個性的管姐，住在姥姥家裏，時常惹着小女主人哭泣，使她揉擦着小眼皮去見媽媽。大舅母跑出去，瞪着一對可怕的黃眼珠，彷彿一隻蓄怒甚久性暴的野獸，擇一個空子就發洩：

『等着，遲早有夠你橫行的一天，進你家門去吧，早早給俺們滾開，嘗嘗你爹爹的鐵巴掌。』

管姐爬在鬆軟的土堆上，這樣話溫習過她耳朵無千數，幾乎每天都不只一次：

他把小女主人逗哭了，或吃飯不留神摔碎一隻糙瓷碗，在這個時節，姥姥假裝耳聾，管姐的忍耐力又薄弱，從幼她養成那一種喜歡嗚咽的壞脾氣，不論是誰觸摸她一下，或辱罵她一句，她的喉嚨便震蕩着嗚咽起來。嗚咽起來又很長久，一家人的興趣都給她打散了。

『看你再哭，再哭，我使這剪刀一下子扎死你。』

時時刻刻懷着一顆謹慎心的母親，深恐觸犯每個人的忿怒，就把臉繃緊起來像一塊木板給她看。她那不能療愈的產病因而越加重了。她氣憤地從身邊拿起一把剪子，在枯黃的手裏握得緊緊的，發着顫抖，從炕頭一個黑暗角落裏破爛的衣堆裏搬起她那枯乾僅剩着骨架的身軀，睜着她那失去了光彩的眼睛，小聲恨恨的向着管姐發着威嚇。但是這也沒有一點效驗，嗚咽照舊唱歌似的從喉嚨裏送出，像播音機把聲音散佈着。

『等着吧。小管，再來我沒個叫你跟來。』母親震顫着微弱的聲帶說。

姥姥是最慈藹的婦人，她有從經驗得來的忍耐性，雖然心裏難過，一張給陽光晒得焦黑的瘦臉也泛起和藹的微笑，先把小女主人哄得不哭了。再把管姐安慰一番。家庭裏空氣和平了，病人的房裏才安靜，寂寞。

『肚子裏又悶塞得慌嗎？按按吧。』姥姥伸出一隻手掌去摸母親的肚子。

母親，哭喪着一張黃瘦的臉。管姐永遠沒有看見她笑過。她那下額本來就尖，臉肉瘦貼下去，顯露出越尖得如一隻漏斗尾巴。哭喪起來，兩片被燒得發紫的嘴唇咧着；露出她那黃焦牙齒，眉額間皺起一叢愁苦的紋路。

『咳，咳，她活不長了，終久要死的。』

鄰家對於產病有經歷的婆娘們誰都這麼說，那是乾血癆，要一直把身體的肉燒枯，就要死去了。

管姐不懂得死，她覺得有這麼一個母親，反倒常常不自由，受到她的嚴厲的管束。什麼使剪子扎死你啦，把你扔到滾裏井裏去淹死啦，叫老虎來吃掉你啦，送你到

爹爹那裏挨巴掌啦。這些恫嚇的話，在管姐聽來算不得什麼，可怕的還是她那根乾枯的黃胳膊，當管姐靠近她身旁嗚咽時，她那根瘦胳膊彷彿突然有了力氣，不管什麼，從身旁拿到一件東西就敲管姐的頭。有時候身旁拿不到什麼東西，就脫下自己的鞋子朝了管姐拋來。媽媽是這樣狠心，死去，管姐也不想她。沒了這個母親，管姐或許自由些，少挨幾頓打罵。

但是和藹的姥姥，上菩薩廟裏去燒香的時候，偏偏也要把管姐強拉去，用硬皮手掌揉着她頭上的兩條小辮子，叫她同她一齊跪在菩薩娘娘泥像前面，磕頭祈禱。使她最難堪的是姥姥強要她小聲在菩薩前面唸着：『修善積恩的菩薩奶奶，快好了媽媽媽的病吧！』

管姐本來不相信菩薩有靈，因為她看見過鄰家野孩子們跑進這廟宇裏來，拿菩薩開玩笑。有一個壞孩子，用木棍把菩薩的頭敲了幾下，菩薩都不反抗，服服貼貼的叫他敲。但是她須要順着姥姥的意思跪着，祈禱着。

姥姥小心翼翼的燒上香，把紙燃着，紙灰紛紛飛升上廟頂，默默看着菩薩那沾着塵埃的臉。管姐很不耐煩，她那膝蓋被廟地下的磚扼得發疼了，就跳起來。

『姥姥，我尿泡。』

說着，廟磚地下已經潮濕了一大片。

姥姥一把把她扯出廟堂來，出了紅廟門口，一個巴掌落在她的脊背上，一對從來沒有看見過的眼睛也怒瞪起來了。這時候，她並沒有嗚咽，只是小聲抽泣着。但是打了管姐的姥姥，就很慚愧，想起了女兒的病症，滿腔旋轉着愁亂的思想，眼眶裏滾出兩顆熱騰騰的大淚珠，滾過她那枯瘦焦黑的面頰。

二

母親的皮膚燒得都起皺了，姥姥的手掌幾乎沒有一時離開了母親的肚子，姥姥大部的時光都消耗在母親的病體上；可是姥姥的手掌永遠也不能把母親肚裏

的病塊揉開。

一天，姥姥拿來了一把剪子，管姐疑心是交給媽媽來扎死她。嚇得倒退了兩步，瞪大圓眼睛看着姥姥。但是姥姥並沒有把剪子遞給媽媽手裏，只把媽媽的衣服襟角一擦，露出媽媽的肚皮。

『你瘦得像什麼了，天爺爺。』

姥姥用剪子替媽媽刮着肚上皺起的乾皮。

『給菩薩又燒過香了嗎？』母親無力地問。

『咳咳，你的小管真不討好，她在菩薩面前尿了一大泡尿。』

『她這小鬼，會這麼遭害我的生命呀！』母親枕在枕上的枯瘦的頭顱苦悶的

一搖一搖，彷彿有意摸到一件東西敲管姐的頭。

『別動啦，你看你肚子燒得夠多厲害呀！』

姥姥說着，用手解起媽媽胸腹間一層又厚又大的乾皺死皮膚。忽然她的手顫

慄起來，放下皮膚不敢再解下去，用了發抖的剪刀把皮膚剪下。那時候，管姐看見姥的臉特別發黃，沒了一點血色，彷彿她第一次發現女兒瘦到這種使她有點不相信的樣子。管姐聽見姥姥微弱的小聲對母親說：

『你覺得心裏難過嗎？』

『不，娘，很輕快。』母親搖搖頭答，她微閉着沒精神的眼睛，不想看什麼似的。

『你想吃點什麼，我替你去做。』

母親沉默了一會，才說：

『攪一點蕎麵疙瘩吃吧。』

姥姥搬出小火爐，坐上小沙鍋，火爐裏引着劈柴。蕎麵疙瘩炊熟了，是灰色的，混雜着些青菜葉，撒幾顆鹽粒，滴上兩滴香油。管姐看見這小沙鍋裏的蕎麵疙瘩，喉嚨裏照例又唱歌一般嗚咽起來。

『病人還沒有吃，你嗚咽什麼？』

姥姥對管姐也這樣不客氣的責備起來。可是管姐養成了嗚咽的習慣，喉嚨裏嗚咽乾了，還嗚咽。

媽媽身上載着一堆雜亂的衣被，姥姥把一碗灰色蕎麥疙瘩放在她枕頭前面，碗裏插着一雙紅漆筷子，像供奉神位似的。媽媽呆呆的對了那飯發上去的水氣出神，聽見管姐嗚咽，心裏不耐煩起來，本來覺得想吃的心意，也立刻消滅了。

「娘，」媽媽喚姥姥來，「把小管給我扯來，使勁打她一頓，她真欺負我沒有力量，動不了了。」

「別生氣，孩子終久是孩子，你先吃完這碗吧！」

管姐看見姥姥保護，嗚咽的聲音越高了。廂房裏大舅母發出大聲的咳嗽，指豬罵狗的嚕噓。母親聽見這罵聲，蕎麥麵疙瘩越嚥不下去。她那枯乾的黃胳膊伸出來，用紅筷子挾兩片青菜葉送進口裏，聞到那股已經厭膩了的蕎麥麵味道，就想嘔吐，眼裏充滿了淚，趕忙把筷子一放，躺下呻吟起來，嘴裏銜住的兩片青菜葉兒一齊順

了一陣黃水溢流在枕頭上。

『娘，我不想吃。』她呻吟着說，連連嚥幾口唾液，『給她大舅的女兒吃去吧。』於是她呻吟着，自己用手按着肚子旁邊一塊硬病，她感覺自己腹內這種硬病塊很多，緊塞着她的肚子，她常想用刀子割開肚皮才痛快。

姥姥眼瞳裏掛着淚，看見她嘔在枕上的黃水與青菜，用沾布替她沾去，然後她慢騰騰的把小沙鍋裏蕎麵疙瘩均分兩碗，一碗給管姐吃，一碗送給大舅母去餵她的小女主人。

管姐匆匆吃完，像是不儘量，又嗚咽起來。

『明兒你趕快給我滾吧。』媽媽哭喪着臉歪過頭來看管姐。『娘，』又擰過頭來對姥姥說：『明兒叫我弟弟送我們回婆家吧。』

姥姥聽見這句傷心話，眼淚立刻湧出來。牠眼看着女兒的病勢一天比一天重，回婆家吃那種糠菜飯，更得不着養了。

「回婆家，你家人口多，你怎吃下那飯去？」

「不，娘，還是回去，在這兒小管整天擾鬧。」

「咳咳，要是你爹在世的話，他們誰敢哼一口氣！我老了，兒媳們我拿不住權。這是我的罪。」姥姥眼淚泉一樣往下沈：「有我一天你們在這裏住一天，好好養你的病吧。」

「那就叫小管走吧！」

母親仍舊哭喪着臉，額間擁着一叢稠密的苦悶紋路。她那黃弱的頭髮脫落得很稀，幾根根紮在一起成一個小小圓餅形的髻子，太陽穴凹陷下去，微弱的緩慢的顫跳。這時候，顯得她的眼睛越大，她的臉越瘦越黃，彷彿僅有一層薄薄的枯皮包着；她的嘴唇越發紫，眼瞳是兩個深坑，顯得鼻子高了。

姥姥提起衣襟拭一下眼淚，替她梳梳頭髮，又給她揉起肚子來，姥姥默默地答應了要管姐走的話。

『明兒叫我弟弟把小管送回去。』

管姐的母親又重複的說，接着又呻吟起來。

三

小舅常常給管姐從田裏捉蝦蟆來，但是他也討厭她的嗚咽。管姐這種嗚咽的壞性情，連鄰家人們看見都討厭。她長得本來就醜：圓頭，圓眼，圓額，圓臉，圓肚子，圓腿，什麼幾乎都是圓的。在她哭的時候，嘴張得瓢一樣大，不流淚，喉嚨裏震得呵呵怪聲。她那裏是真哭？簡直有意拿人性，覺得沒能夠管她的人。

小舅從田裏捉來一個蠅蠅，拴在一棵青綠的高梁稽上，把高梁稽舉得高高的，有意鬥她哭，看看她有多大的哭量，達到頂點。管姐起初是啞啞，繼以嗚咽，最後號啕起來了。

『快把她送走吧，弟弟呀！』

病人在房裏微弱的喊叫。

『走，小管，把你送到你爹那裏去吓。』

管姐於是嗚咽得更厲害了。

小舅握住她一根胳膊往外扯，扯出籬巴柵欄，管姐這時候真的淚哭出來了，她想起爹爹有力的巴掌打在她的背上，那一張巴掌印在她背上直直紅了五天。這樣厲害可怕的爹爹，她死也不敢見她墜着身子嗚咽着不走，還亂踹着兩隻小腿；大聲哭號，像有什麼人剝她的皮。許多孩子們圍上來，看熱鬧。頑強的小舅見她哭得越厲害，他的氣力用得越大，扯住她一條胳膊不放鬆，像拉一根木頭似的扯着她在土裏滾。

『走吧，你還哭嗎？看你爹來啦，打她來，走吧。』

於是又挺快的扯她一大節。

『二順，二順，她不願走別拉她啦。』

姥姥在後面顫聲的喚叫小舅。小舅一放鬆手，管姐瘋子一樣哭着跑回來，抱住了姥姥的腿，大聲哭喊着。

姥姥把她拉回家去，拾起高粱楷上的蠟燭把管姐哄得不哭。她灰白着臉兒，慢騰騰的走進病人房裏，她發現病人的眼睛裏湧滿了熱淚。

大舅母走進來，滿臉冷冷的笑着，抱着她的小女主人，說：

『走什麼，還叫她住着吧……』

『這孩子，真把我氣糊塗了。』病人拭乾眼淚，勉強笑着：『她真不討好，在菩薩前尿泡，鬥得你的女孩也整天哭。可恨的是她那嗚咽的毛病老打不改，我想回去叫她爹管管她。』

『走什麼，住下去吧，嘿。』

大舅母抱着她的小女主人照舊笑着，冷冷的。她掙動着身子慢慢邁出門限去。姥姥提起衣襟來拭拭額部一層冷汗珠。

『娘，這事情我早想跟你商量，我想了好幾個月。我們回去過年，小管爹跟我談起，要把小管賣給鄰村一個財主家。聽說那家財主有一個老婆兒，她想買一個小閨女作丫頭。我想把小管賣給她，吃的喝的好歹比咱們強，她去了一定受不到委曲。她爹很樂意，你看，娘，這麼辦成嗎？』

姥姥從沉默裏抬起了多憂愁的臉，把拉下的鼻涕吸進去，並不立刻回答，痴痴的呆望着病人的黃臉：

『她那麼小，去了光會嗚咽，會辦什麼事？』

『說定她剛去這二三年裏不讓她作什麼事。』

姥姥遲疑了一會，把那張灰白的臉望着地下出神。那樣子就像一隻守在鼠洞口的貓，楞楞的，彷彿等待着地下會鑽出一個動物來。

病人說了一會話，使得她的臉發黃顫慄了，把身子躺下去，微弱的向空中嘆一口短氣，沉進幻想的痴態裏。

商議的結果，誰都同意，從幼眼巴巴望着她由襁褓中長大的母親，心裏雖是脆弱得很，然爲了自己病中的安靜，也爲了在娘家的担負減輕與弟妹們的譏蔑，她臉也裝飾出強制的歡喜。慈祥的姥姥態度越沉默，時時在觀測病人的心理。她真願意把自己孩兒給那陌生人去當丫頭嗎？依人籬下養病，事情都是被逼迫作出來的。誰不歡喜自己孩兒？咳，這孩兒才剛六歲，只是天沒有把她安排在人間享福的位置上。誰叫她生到這窮爹病娘的門戶來？咳，咳……

姥姥拉着管姐又進菩薩廟裏去燒香祈禱。這次管姐真懂了事，把一對小膝並齊整，筆直的跪在菩薩面前，安靜的看着姥姥燒完香紙，也和姥姥一同對菩薩泥像磕了三個頭。從菩薩紅廟裏回來，因爲她受到幾次的刺激，變作一個沉默和順一些的孩子。姥姥從鄰家借來一升白麵，說給管姐捏一頓餃子吃，作爲別禮。

母親呻吟的躺在黑暗的炕頭，看見管姐這幾天沉默了，覺得好憐憫她。這孩子從生下來沒有享過福，現在又要去作外門丫頭，母親的心不能安下去，眼淚又充滿了眼眶。

『小管，這兒來。』

管姐聽見媽媽叫她，她疑心媽媽又要用什麼東西敲她的小頭，膽怯的慢慢走近媽媽跟前。媽媽伸出一條乾乾的胳膊，抖顫着枯瘦的手掌握住管姐的小胳膊，又撫揉她兩條小辮子，並沒有拿什麼東西敲她的頭。媽媽性情變溫柔了，她從來沒有見過媽媽這樣親愛溫柔過。媽媽手腕上露出許多條青筋，她那稀疏的黃髮蓬鬆着，露出一大塊枯癢的胸膛，鼻子和下額都尖得出奇，凹窩裏的眼睛濕漉漉的，這是怎樣的？管姐想，媽媽爲什麼要這樣？她的樣子像是哭了，然而又像不是哭；可是她眼睛裏爲什麼有淚水呢？

『媽媽，這兒爬着個虱子。』

管姐天真的一點不懂世界上有苦愁，她睜圓烏黑的兩個眸子，伸出小手去從母親被角上捉下一個麥粒一樣的大虱子。管姐用指甲把那小東西壓死。

『小管，你想我嗎！』

忽然媽媽這麼問她。

『想想你，也想爹爹。』

媽媽的臉蒼白，倒到枕上去。

『明兒你同大舅上你姑姑家去走親吧。』

『上我姑姑家去嗎？』

『……』

媽媽的臉蒼白得顫慄，嘴唇發紫了。

東西：吃豬肉，白麵，白米，鷄，鴨，魚。她聽到媽媽要她去上姑姑家的話，她沉默的態度就走親，是管姐最歡喜的一件事，她可以穿新花衣服，坐着牛車到親戚家去吃好東西。

又活潑起來，跳着兩隻小脚，但是她發現媽媽眼瞳裏蓄了許多淚水。滑過鼻梁滾下來。管姐斷定媽媽一定又有病塊在侵蝕她的肚子了。

五

第二天，天剛朦朧亮，管姐聽見鷄鳴了幾聲，就跳出被窩來，穿上新花衣服，出去滿院裏跑。歡喜得她連餞行的別禮——一頓難得的白麵餃子——也吃了不過五六個，就不吃了。

大舅把牛車套好，她很歡喜的叫大舅抱她上車，但她聽見背後姥姥在喚她的名字。

『小管，小管，先給你媽媽親親去回來再走。』

姥姥的臉灰白得如石膏，彷彿泥塑的菩薩臉。

管姐跑回去給病倒在炕頭上的母親親親臉，又給姥姥親，她們都很沉默，管姐

並不注意到這一層，跑出去上了牛車，臨走時有許多人送她出來，她的兩根辮子繫着紅繩時時在空中飛舞。牛車走出籬笆柵欄很遠，她回頭看見人羣中的姥姥用兩手掌撫着大半塊臉。

到了另一個陌生的鄉村裏，在一家磚砌的富家大院裏，牛車停下來。

『這是姑姑家嗎？』管姐想：『姑姑家裏是有兩株大白楊樹的，楊樹上架着好幾個烏鴉窩。』

『走錯了路吧，大舅？』她問。

『沒有，這是大姑母家。』

哦，還有一個大姑母哪！或許這是她初次上大姑母家來。可是她從來沒有聽說過她還有大姑母，大姑母有什麼樣的臉，她是幻想不出的。她感到這裏面倒有一種神祕的好奇心，看看大姑母是如何大法。

大舅領她見了一個老婆兒，她斷定這是大姑母，原來大姑母是這樣大法，大得

頭髮都雪白，滿臉的皺紋，一對纏小的脚比粽子要小，對她和藹的微笑，於是管姐就冒失的對她喚叫了一聲：

『大姑姑。』

她倒感覺這個年老的姑姑比她經歷中的任何人都和藹可親。如今她在這大姑母家裏長久的住下來，倒很安靜。這老婆兒，她除了有個過繼的外戶兒子，別人誰都沒有。她有許多房屋，許多寂寞的房屋，彷彿牠們整天在睡覺。每天早飯後，她兒子一出去，這大家庭裏就只剩下老婆兒與管姐。老婆兒最歡喜跪香，她在沈靜的房裏放着一個麥稭編織的大厚圓薄墩，隻膝並齊跪在薄墩上，面前有個小香爐，插着一枝小香，燃着，她閉住多皺紋的眼皮，手裏數着唸珠。

管姐每天出去玩耍，比較住姥姥家快樂多了。吃的是白麵白米。在外面她結識了一個小男朋友，他名字叫小柱子，頭上留着一撮歪毛，揹着筐子整天上田去割草回來餵牛。他領管姐到田野荒草溝裏去捉蝻。在荒草溝岸旁，她聽見一個小谷裏

有蝻蝻叫，一下不知怎麼的，她不想捉那蝻蝻，却想起姥姥和母親來，於是震蕩着喉嚨又嗚咽起來。

『怎麼啦，你哭什麼？』小柱子問她。

管姐只搖搖頭，兩條小腿立在荒草叢裏。小柱子不管她，很快的用鐮刀頭割草。忽然發現了一隻蝻蝻從小谷裏跳出來。

小柱子立刻用小手捕住牠。

『管姐，管姐，捉住一隻蝻蝻兒，給你。』

管姐還在嗚咽，她望望無邊際的天空，綠蒼蒼的叢生滿了的田禾，遠遠有樹木，村落，和山峯，她越想她的姥姥和媽媽了。

小柱子拿起她的小手，把那個蝻蝻放進她的小手掌裏，因為管姐不把牠握在手裏，牠就一跳，跳進荒草叢去。

『看跑啦，跑啦。』

草。
小柱子用手分開荒草尋找牠，半天也沒尋到。最後又拾起他的小鏟刀頭割着

去，到財主老婆兒家門口，管姐走進去。她仍舊非常不高興，態度很沉默。

『小管，小管，你歡喜吃桃兒嗎？』

老婆兒把她拉在懷裏，揉撫她的小辮子問她。她的眼睛發楞，不想說話，彷彿還想哭，眉額間一處繃起一個大疙瘩。老婆兒從抽屜裏取出兩個大甜桃來，給管姐吃。管姐也不伸手去接。

『這是怎樣啦？』老婆兒想：『莫非有人欺侮她？』

管姐撇起嘴，望着老婆兒的白頭髮，她雖然和藹，慈善，管姐現在並不感覺興味，彷彿她有許多不及母親與姥姥的缺點，在她達到最不高興的時候，於是她張開大嘴大聲號哭起來。

過了幾天，管姐在大庭院裏正對裏一棵滿掛着紅棗子的棗樹出神，忽然聽見背後發出尖銳的幾聲呼喊：

「管姐！管姐……」

管姐回頭一看，原來是一羣光屁股的野孩子們，提着魚網，要去村外一個濠坑裏捕魚。在裏面也發現有小柱子。小柱子約管姐也去看捕魚，管姐搖搖頭。

「怎麼，不願意跟我們去？」

管姐又搖搖頭。

「你去，我們捕住一條大的，送給你同老太太煎着吃。」

管姐奇怪，覺得這一位熱心的小朋友，實不應該對他太冷淡了，於是她就隨在他們一羣屁股後。剛剛走出了村莊，在路旁一棵柳樹下走來一個男人，她一望見就

感覺那男人面熟，等他走近來再一看，哦，是她的爹爹。她一看她爹爹的面孔，就想起他那有力的硬巴掌，打在她背上發疼過五天。但是不知怎麼的，現在她敢大膽的走上去問：

『你上那兒去，爹爹？』

懷着一顆悲憐的心，來接管姐去與媽媽見最後一次面的父親，因為走長路，滿頭大汗。他停止了脚步，看見自己孩兒頭上兩條紅繩小辮子，一把把她拉進懷裏，管姐以為又要吃巴掌，心裏卜卜的跳，全身發抖，也不敢哭咽。但是爹爹並沒有打她，最後把她放下，拉住她的小手說：

『小管。想媽媽嗎？』

『想，也想你。』

這時候，管姐才敢抬起頭看爹爹的臉，他的臉熱得發紅，眼睛水濺濺的，她從不知道爹爹也會哭，她只想：『爲什麼爹爹眼睛裏也淌汗呢？』

那一羣光屁股的孩子們都覺驚奇，看了他們一會子，都跑過去下濠坑裏捕魚去了。

管姐給爸爸拉着走，她覺得上了當，爸爸把她拉回家去一定要打她。但是她不敢稍有一點反抗，有時候僅敢抬着小頭看看爸的臉變了顏色沒有。

黃昏，到了村莊，弄得管姐莫明其妙，她發現爸爸的門口前有許多人都戴着白布條，門口上也掛了一叢白紙。這是幹嗎的？這許多人，簡直使她有點奇怪。忽然她也發現了姥姥，舅舅們，姥姥把她抱起來，眼眶裏滿滾着淚珠，把管姐抱進一個籠棚裏，替她在頭上也綁一條長長的白布條，抱她進一個白布帳幕，姥姥的眼淚滾下來，指着靜靜睡在門板上穿得很整齊的壽衣的母親，遏止不住哽咽的說：

『管管，看看你媽。』

管姐一切都昏昏沉沉，她伸起小手捏住箍緊在她頭上的白布條，很想把牠扯下來。她叫了一聲媽媽，媽媽不應她也不睬她，她又叫了一聲還沒有動靜，也不伸出

那黃瘦的胳膊她就咧開了嘴，大聲地哭起來。

隨着她的哭聲，就起了更大的哭聲。

鬧

太陽彷彿一個大女人談諧的眼睛，掛住幻球一樣的天空笑着。青草，紅花，繡遍蘆葦塘岸，鋪滿空地。遠遠的藍山把天邊劃成彎曲的線界，那裏並不是她所幻想得到的地方，只不過是映進她眼簾中的虛影罷了。她聽見旁人告訴她說那是山，她也用着同樣一種口氣告訴她看領的女孩子芬芬。芬芬也那麼說着：

——那是山！

芬芬舉起嫩白的小手，伸着一個指頭往那裏指，模仿着她的姿態，意思就如也是指着那藍藍的山峯。山峯頂上浮游着一朵棉花似的白雲，俯着頭窺視山麓下的村落與森林。芬芬又望見那朵白雲，就又用手指指白雲。

她的奶名叫鳳香。芬芬比鳳香小兩歲，可是身體並不比鳳香矮多少，芬芬那蘋

果一般微紅明亮的小面龐，玲瓏的眼球，是小鳳香所羨慕的；她尤其羨慕她的紅花綠葉的外袍，瘦瘦的恰包住身體；鮮綠的長筒襪，拉過了膝蓋；漆黑發亮的小皮鞋，勒着明光的銀釵子；這些都會在她夢裏穿在她身上許多次，她彷彿也會在夢裏變做和芬芬一樣美麗的女孩子。這些令她思憶起來非常香甜，她願意多多保留這種回憶的滋味，但是這都是一剎那間的事，一個幻球破碎了，她又變成一個窮孩子，她身上穿着一張破開許多孔的舊紫袍子，塗着許多污垢的油塊；一對吐出腳趾的破糙布鞋，幾乎辨認不清牠是什麼顏色，完全給泥土和灰塵塗遮了，綴着兩根短帶繫在脚梁上托着走，邁腳不謹慎，恐怕就脫甩出去。她的頭髮黃弱，給女主人紮起兩個小辮子，捆着紅繩子。他看見芬芬的頭髮是剪得整整齊齊，潤着發光的油，梳理得烏亮亮的很美麗。

——太太，我也喜歡把頭髮弄成芬芬那樣好看。

她給女主人說，女主人是個長臉細高個子的醜婆，搽了一滿臉的白粉，抹着鮮

紅的嘴唇，挪葉形的眼睛一瞪，掀起嘴，眉峯聳起可怕的楞角，暴露出她的厲害。

——你就沒有思想，你是個什麼人，該不該梳那種頭髮，哼，你個豬，快滾去！好好看着芬芬，小心回來挨打！

女主人的嘴裂開寬寬的大縫，露出兩排發黃的牙齒，表示出她是個吸煙的人；纏起一副可怕的白粉長臉，恐嚇鳳香。鳳香害怕，領着芬芬走出來。男主人是個最愛講衛生的男人，胖胖的中材身體，留有兩撇黑油油的八字鬚鬚，他的臉是圓滑得似抹了油一樣放光。他的眼睛又黑又亮，時常帶了些和藹的微笑出來，使人不害怕的去親近他。他命令她把芬芬領往這活水池塘岸望地來玩，來呼吸新鮮空氣，看水，遠處的山影。他希望他的芬芬多多享受大自然懷抱裏的新鮮空氣，陽光，美麗陶醉人的魂靈的風景，使她的小肺健康。這裏是十成的鄉村，大女人談諧的眼睛在空中笑着，看池塘裏殘留的小湖似的清水，蘆葦叢把池塘的面積佔據去了一半，一片碧清的葦葉遮去了村莊裏的房屋。她拉着芬芬的小手，順着人們踏開的水徑，鑽進了蘆

葦叢裏。稠密的蘆葦把這兩個階級不同的兩個孩子遮埋了。

這裏落着許多麻雀正在吵叫，見她倆一進來，受到驚恫，嚙嚙一聲飛去，她們抬起頭追望那飛去的麻雀羣，蘆葦尖子在空中搖撼，葉子給風吹得呼呼的響。芬芬用小手掌握着一枝蘆葦推一下，望見牠的尖子受了擾動：

——高呵！高呵！

——你知道這幹什麼用？

鳳香問芬芬。芬芬搖搖頭，不理睬她，儘管用她的活潑明亮的眼珠望着空中被搖動的蘆葦尖。牠的葉子彷彿亂幌的胳膊一樣攪着四週陰密靜止的葦葉。鳳香的頭顱猛烈的一轉，兩個小辮子飛躍着：

——蓋豬窩用呵！你怎麼連這都不知道。

——蓋豬窩用？爲什麼要蓋豬窩用？

芬芬放下頭來，看着鳳香那突高的窄窄的額部，圓球似的臉蛋，厚厚的眼皮，兩

條小辮子分披在兩旁。

——蓋狗棚也用呢！

——蓋狗棚也用。

——哦，我媽媽告訴我說過，人們住的房頂也要用這蓋呢。不信你問問你媽，你媽準知道。

——問你媽吧？

——我媽死了。

——你媽爲什麼死了？

——我不知道。後媽不叫我在家裏，叫我跟到你們家裏同你玩。

——唔哦，鳳香，嘿，好一個蝴蝶，落在那裏。

鳳香抬起頭，順着她的小手指望去，但是那蝴蝶一飛就遠了，給風吹去，蘆葦叢

裏又一陣唳唳的響聲。

——你媽爲什麼不叫你在家里呀？

——後媽怪恨，親媽死了。

鳳香說着，帶出一點悲哀的樣子，芬芬也彷彿很同情她，把小眼睛注視進她的瞳孔裏，望見裏面有一個影子。

——你的眼裏有小人。

芬芬把鳳香的悲哀忘丟，她望着鳳香的瞳孔裏那小人影子，她記得彷彿在什麼地方見過似的。她越望裏面的小人影越模糊，越望越模糊，最後她親近到鳳香跟前，扒住鳳香的肩膀，鳳香受到搖動，兩顆大淚珠掉下來，正掉在芬芬嘴唇上。芬芬再不看她眼睛裏的小人了。她却看着鳳香那發抖顫的嘴唇：

——你怎麼啦？你的眼裏爲什麼流淚？

芬芬沉默了一會，又刮來一陣風，葦葉掃着她們的臉。芬芬看着牠們那些亂飛的葉子，就又伸出一隻小手去握住一根蘆葦搖撼：

——高呵！高呵！

風刮得葦葉沙沙發響。

——這一個才高呢！

鳳香也忘掉她的愁慮，挑揀出一根粗粗的葦稽說着。她記起她同那些野孩子們進到這里用鐮刀削葦子的時候，發現了一把粗的高葦稽，他們把牠削下來當寶物，埋在葦葉裏當作死人哭牠。把牠當作媽媽或姐姐。或把牠當做一個新娘子娶，同牠說着甜蜜的話。

——好大的魚，有三斤！

忽然蘆葦叢外有人叫着，鳳香聽出這是麥粒老伯熟習的口音，麥粒老伯就住在她爹爹家一道街上，現在的爹爹和繼母仍舊住在那裏，跟這麥粒老伯很臨近。

——看捕魚的去呀，芬芬！

她們已經很快樂的又跑出叢綠的蘆葦叢了，用小腿並着跳，環繞過蘆葦叢，踏

着青草紅花織的塘岸。跳着，跳着。望見乾涸的池塘底下，一片青泥灘上，有一個戴着大圓草帽的老年人，這老年人前面是不大的一片小湖似的清水，彷彿玻璃一樣透明，岸床上生滿了碧綠的青草與蘚苔，有青蛙在躡，斷斷續續的發出微弱的鳴叫。老年人正歡喜着翻他剛從水裏拉上灘的濕網，按住一條亂跳的金色大鯽魚。大草帽下一張扁扁的笑臉抬起來看她們：

——鳳香兒，吃魚肉吧，哈哈……

她們飛跳下去，看看他把大魚收藏在一隻大竹籃裏，大鯽魚在裏面又亂跳一陣，用尾巴掃着，漸漸的靜止了。

——你看這魚真大！鳳香說。

——不大！芬芬搖搖頭說：我爸爸打市上買來的那條大魚，比這大一半兒。我們用油煎着吃牠的肉，可香啦！

——鳳香吸一口氣，發急的說道：

——娘的，我可沒吃着？

——我媽不叫你吃。

——娘的，你媽爲什麼不叫我吃？

——你娘的！你娘的……

芬芬發現了她在罵她，連連的罵了好幾句復仇的話，眼圈兒已經紅了。她彷彿還是第一次受到這樣的侮辱。鳳香的野性也發上來，她對於這富貴的孩子由羨慕改變的忌恨，尤其當她給她告訴些生氣的話的時候，她便也把她自己的地位忘丟了。她也大聲的罵：

——你娘的！你娘的！看我揍你……

芬芬哇的一聲哭了，回身往家跑去。一面哭一面還罵：

——你娘的，我告訴媽媽去，看是誰娘的……

——咳咳！芬芬，回來給你一條魚吃，芬芬。

麥粒老伯直起腰來，喚叫芬芬，可是芬芬一直跑去，哭着，連頭也不回。鳳香呆住了，癡癡的望着清水。

——看她媽回來把你打一頓，你這小姑娘子，你怎麼回去吃人家的飯呀？不讓人還給人家耍尖頭！

麥粒老伯把大草帽摘下來，露出他那亮光光的禿頭頂，揮着草帽追趕上去，一面喊叫：

——芬芬，芬芬，鬥着玩的話，不要緊，芬芬，給你條魚！

但是當他那佝僂的老瘦身幹走上了岸坡，早已望不見芬芬的影子了。他慢慢的走到發癡的鳳香前面：

——跟我走罷，鳳香，我替你去講情。不然你進不了那門口。

麥粒老伯把大草帽又扣在頭上，慢慢把魚網捲起，揣在肩上。另一隻手提起魚籃。鳳香扭着身子不敢看他，呆呆的低着頭，彷彿懺悔一樣。

——跟我走，鳳香，我給講情去！

鳳香依然不動的柱立着，直到麥粒老伯拉她：

——跟我走不要緊，一定不叫你挨打。

鳳香的眼睛不敢看麥粒一眼的被拉着走。經過麥粒老伯的家門口，她在門口等着他把網和籃子放到家裏，麥粒老伯出來，她跟在他佝僂的背後慢慢的走去。

當拐進了那個漆黑的大門，麥粒老伯進去，她便擰到院裏一個角落裏不敢回頭。午後的太陽斜射着牆角，使她發出一身臭汗，但是她一動也不動的站立着。經過了很長的時間，麥粒老伯的脚步才響着走出來，後面還跟着一個送他的男人。

——家去吧，麥粒老伯輕拍着她的頭說：替你說好了，不打你，也不說你，家去吧，下次不許再鬧啦！

——怎麼在太陽底下晒着，家去吧！男主人的口音。

鳳香托着破鞋，慢慢的走回家去。麥粒老伯走了，她身後跟隨着胖胖的男主人

他並不責譴她一句話。只用溫柔的手掌扶着她汗淋淋的頭髮，低下頭去微笑着看她的臉。進了房門的綠色帷簾，她把小嘴緊緊抿住，舉起一對羞怯的眼光在女主人那白粉長臉上停滯了一下。移過來又看見坐在一旁眼睛哭得紅紅的芬芬，正玩弄着一個小皮狗。

——抽屜裏給你留着一個粽子，你拿去吃吧！

女主人這樣給她說，彷彿也沒有責譴她的語氣，她才敢放開胆子走去拉抽屜，取出粽子來，剝着粽子的葦葉，露出一節有紅棗的黃色黏米來，她貪婪的咬了一大嘴，把眼光放活潑了一些，看着屋裏的一切傢具。

荒

—

古柳，粗大而佝僂，彷彿上了年歲的老人。

噤——噤。

在牠高突屹立在空中一個大樹峯腋窩裏，腐朽開一口小洞，跳出一隻雌雀，扒着樹皮的兩隻爪跳跳，嚙嚙，飛落在樹峯巔端。

雄雀在一枝乾枯的極杖枝上棲落着，蓬鬆起全身的羽毛，小眼睛上蒙上一張白皮，彷彿是睏疲了。

噤——噤。

風吹來，魚條兒柳葉順着風顫抖，飄嗦。從樹極新抽出一叢有彈韌的柳條，風刷

得牠們仰一仰身腰，又落下來把斜伸往西方空中一根大大的枯死的枝極吹得像胳膊幌搖。雌雀受驚般猛然飛上去，跳躍到雄的身旁，撇抖抖尾巴，又飛往空中繞一個圈，棲落在離雄的遠些的另一條枯枝上。

古柳，生長在荒草路旁坡崗上，牠周身暴裂開一塊塊乾樹皮，一條巨大的裂口，袒露出樹心白木質，樹心腐爛，朽壞，有蟲蝕的小針孔，孩子們用火燒過的炭灰，使牠那新皮質包裹下去，現在僅剩留一小段口縫。大根，在牠身旁地下屹立着，彷彿孩子拳曲的膝頭。一條長根，從坡崗裏隆出地面爬了一截又攢下地去，伸進荒溝濕坡下去吸水。

荒溝，由遠遠的森林裏伸過來，經過這裏通進一個廣闊的蘆葦坑塘裏，蘆葦蓬蓬勃勃，蒼翠，碧清，密叢叢的輕尖隱遮着一座古廟的灰色瓦脊，傳送出一陣陣老僧擊鐘聲。這裏拋開鄉村極遠，寂寞，荒涼。鐵路蛇一樣盤繞一個灣，爬過溝塘的大石橋，向了遠遠一個烟沉沉村莊伸去。

天空，靜藍而清澈。溝塘的岸坡叢生着亂蓬蓬的荒草，據附近鄉村人們傳說，這裏曾作過三次戰場，死過無數勇敢的戰士，骨骸埋葬在溝塘下。這裏時常鬧鬼，發生劫盜兇殺案。這裏是陰魂，鬼靈集聚地。夜裏，大家都怕經過這裏一片荒草溝塘。僅有火車按了牠每日的行車時刻衝來馳去，震着牠那哄隆隆的鐵輪，把這裏的沉寂驚碎。但牠躡馳一剎那間，在這一個人短短的時間過去，囂喧消亡在遠處，寂寞又統治着荒野，草溝，蓬勃的蘆葦池塘。星光燦爛，古柳的枯枝在西方夜空伸出胳膊，一條黑影像，是伸開手掌，想取下天上某一顆明星。

拉貨馬車和駱駝們。排着隊列過來。脖頸下的銅鈴遲滯的發響，天涯，山角，村落的輪廓，都爬伏在黑沉沉的夜裏睡着。

鬼火，舌頭似的吐着青光，距這裏數百丈之遙，那是一片荒草墓地，松針樹塗抹着黑暗的影子。

荒草，荊條叢中有昆蟲唱歌，西嚟嚟的叫。

拉貨車和駱駝羣蠕動着過去了。牽駝人和車夫抹着睏倦的眼皮，抽着發響的鞭子和柳條，銅鈴漸漸消隱在彎彎曲曲路的盡頭。荒涼，寂寞，黑沉沉的夜。

風吹來，古柳在嘆息。

二

一具被陷害的女屍睡在荒草叢裏。

坡崗，殷黃的鼓着肚子。

嘖嘖——嘖嘖。

太陽出來了，把天空的雲彩映得通紅。大地表面上都叢生着綠蒼蒼的莊稼，沒邊際，給陽光照得挺美麗，露珠兒在牠們綠葉邊緣上掛着兩串，透明的像水晶珠。一陣朝霧烟一樣隱滅，透露出光明。

雄的先從樹洞裏飛出來，在那一叢新抽出嫩枝葉裏跳了一陣，有幾片魚條細

葉給牠的翅膀掛下，飄零，飄落在荒草叢裏。又飛上那根枯枝尖端，棲落在小杈上。

噤——噤。

樹洞中又飛出雌的。她一直在空中射了一條褐色線，落在雄的身旁，急忙的抖擻幾下尾巴，跳幾跳，把黃邊緣角質尖嘴往各處伸探，舉起睜圓的小眼睛望看大地上。一幅美麗的晨景。又跳轉過靈輕的小身子，看見雄的抖羽毛。

噤——噤——噤。

她高興的伸轉脖頸。天空中一片紅雲，太陽升高了，加強了光度，晒着古柳的乾皮，裂腹，樹峯，大根。然而依舊是幽靜得似一片荒蕪。高大的荒草生滿了溝塘，幾乎望不見裏面的水。水流去，清澄無聲的，碎玻璃樣閃耀。洗滌着潔碧的石子，橙褐色細沙。

噤——噤。

她驟然從枯枝上飛下來，發出嚙嚙一聲，落在草叢裏，看見一隻大蝗蟲，綠圓頭，冒着兩個眼睛，兩條黃鬚豎起，彷彿對她發怒，身兩旁插起兩條大腿預備打開黃翅。

膀跳飛。雌雀靈輕的剛剛用雙腿一跳，那傢伙受到驚嚇；只聽見拍嗒拍嗒，空中發現那大蝗蟲拍叉着四翼掛着兩條大長腿飛起。

嘖——嘖。

她忽然驚惶的叫，匆忙的飛到枯枝尖端，雄的身旁。原來她不小心往前跳，跳到那個女屍身上。

嘖嘖嘖嘖——嘖嘖嘖嘖。

雄的把羽毛貼落下來，靈活的跳轉跳轉，伸着脖頸往草叢裏探視。

看見荒草裏那碎玻璃照耀的水紋，看不見女屍。

嘖嘖嘖嘖。

女屍穿着綠褂子，紅褲紅鞋，遮埋在叢密的荒草荆棘裏。

嚙嚙——雄的飛射過空中。團縮着他的小爪，把翅膀一張一縱，一陣陣彷彿拋

向空中的磚頭。雌的也受驚的跟隨在他後面飛。飛過蘆葦池塘，飛過幾株樹，落在古

廟瓦脊上，跳着，又落在廟前一顆圓葉樹極上。

噦——噦。

樹極周圍的大葉搖着頭，嘩嘩互磨擦着發響。古廟裏發出幾聲擊鐘，輕輕的飄過空中。裏面一個七十老娘祈禱。祈禱着她遠出投軍的兒子有歸來的一天，幾陣烟火從廟堂裏冒出，菩薩的眼睛慈悲的看着面前跪乞的衣服襤褸的七十老娘。

僧，穿着肥長的黑衣袍，拿着光滑的木棒，擊那一個古老破鐘，鐺——鐺——鐺。

『皇天，慈善的皇天。菩薩娘娘，修好積德的菩薩娘娘！』

七十老娘，眼瞳滾着兩顆大淚珠。

三

天空，澄深而甯靜。

噦噦——噦噦。

這一對雀子又彷彿拋磚頭般飛。飛過蓬蓬勃勃的蘆葦池塘，在數百丈之遙的松針樹墓地繞過一個圈子，飛回來，又棲落到古柳枯枝尖極上。

火車開過來，一個黑大的怪物噴出黑黃的濃烟，濃烟在天空中劃了一道線，哄哄哄。把荒涼的草溝震得發跳，汽櫃裏伸拐的胳膊搖動着那黑圓的大鐵輪，噴着水汽，拖拉着一條長長的黑尾巴，從文化區域拖來，拖過了原始的荒野，橫亘溝塘的大石橋，漸漸尾巴也過去，一溜烟遠了。

女屍發臭了。有幾隻老黑鴉由她腿上扯下一塊塊的肉，叨着飛去。天上打旋子的老鷹，射下一條灰色線，用她的鈎子嘴扯着屍肉吃飽了肚子，才又打了幾個旋子飛去。

噉噉——噉噉。

有許多烏鴉，麻雀，老鳩，鴿子，小燕，在空中盤旋，像旋風似的盤旋，黃昏美麗的太陽笑着，照紅了樹梢枝葉。

噦噦噦噦。噦噦噦噦。

他們雌雄夫婦倆雀，也隨着盤旋。大的，小的黑點子，飛上飛下，飛左飛右，旋繞着，旋繞……

「嘿！牠們發現了什麼好食物呵？」一個圓頭孩子說。

「一定是一隻兔子，不就是死狗。」另一個尖腦袋孩子說。

兩個孩子走過鼓着殷紅肚子的坡崗。站在古柳一旁，圓腦袋的拾起一塊磚頭向空中拋去。

噦噦噦噦。噦噦噦噦。

兩只雀子噦噦噦噦的飛過來，嘴裏叨着一點點女屍肉，落在樹峯腋窩裏，攢進樹洞去餵雛雀。小洞裏立刻亂嘈嘈傳送出一陣小雀爭吵聲。

「聽，大柳樹上孵了家雀。」尖腦袋孩子側起小頭說。

「哦，牠們兩個大的餵食去啦。」圓腦袋孩子說。

圓腦袋孩子身體笨重，他上不去樹，搬起尖腦袋的腿舉他爬上古柳。剛剛扒到樹樞杪處，猛聽見嚙嚙一聲，一個大的飛跑了。這是雄的，他看見兩個討厭的壞孩子要破壞他們的窠巢，家庭。

嘖嘖嘖嘖嘖嘖。

他在枯枝上跳跳跳的不安，跳跳跳的亂叫。他一面擔憂着那大雌雀，做母親的被捉，一面又擔憂着他的嬰孩們。忽然他在爬上樹的那尖腦袋面前擦過一圈，又飛回到乾枝樞杪上，亂跳，亂撒抖頭尾。

嘖嘖嘖嘖嘖嘖，發急的叫。

他看見那尖腦袋大壞孩子將一隻手伸進他們的窩洞裏去，他又在尖腦袋面前繞一圈子，飛落在新枝叢中，亂撞着樹葉，又飛落在枯枝上。他忽然聽見他的雛雀悲哀的啼叫了，那野蠻的孩子將胳膊一提揪，幾個沒有羽毛的雛雀連同那草毛團一同被抓了出來。最可怕的是雌雀還在草毛窩裏。那大孩子一回手，交給樹下那圓

腦袋的。

噦——噦！

接着又是一聲噦噦，感謝皇天，雌的脫險了，她昏頭暈腦的在空中繞了兩個圈子，棲落在雄的身旁。

一個未孵化的小卵被摔破在地下，一隻黃嘴的小雛也被摔了一下，光着身子，噦啦噦啦的亂騰着沒羽毛的小翅膀在地上爬，閉着小眼睛，嘴亂張。

噦噦噦噦——噦噦噦噦。

兩個大雀由空中落下來，歪歪頭看看摔破在地下的蛋和哀叫的雛雀。圓腦袋孩子把手裏的毛草的窠團子抖騰開，許多羽毛飛飄下去。兩個大一些的光裸着身子的小雛雀在他手裏了。尖腦袋的孩子從古柳上溜下來，他們玩弄了這兩個小雛雀一會，拿着走去了。摔在地下的的小雛雀死了。

嘖——嘖。

雌的悲哀的叫，呆呆的側着腦袋對那被摔死的小雛雀看，又換過一隻眼睛，用雙腿往前跳跳跳。

雄的棲落在古柳枯枝杈上，又抖騰起全身的羽毛，長聲緩慢的叫兩聲：
嘖——嘖——。

他的小眼睛有一重小白皮子蒙遮住，彷彿在幻想，又似疲乏了。忽然他抖抖尾巴，蓬鬆蓬鬆全身的羽毛，回頭看看天空。盤旋在空中的鳥兒們都漸漸散去。

荒天，寂寞的荒天。

太陽快落了，遠遠的路上走來幾個農夫，肩上揹着農具，他們一面走，一面談話，低着頭從這裏經過，踏着青草，並沒有留意到被摔死在古柳下的雛雀與雀卵。

過了兩天，螞蟻們把摔碎的卵汁吃完，只剩留着破殼。成羣蠕動的黑螞蟻拉開陣列，一直排到那死雛雀屍身上，在上面紛紛爭奪着食物，幾個紅冠蒼蠅趁機會也往上面繁殖小種子，小白蛆亂爬，亂攢動，漸漸的，剩下白的骨架與嫩羽毛。風吹來，卵殼與骨架都被吹滾進荒溝裏去。

女屍腐爛了。

噤——噤。

雌的飛在鐵路旁落在電線上，側下小腦袋望着荒溝。

太陽悶蒸着大地，把女屍蒸發枯乾。牠給風，空氣，太陽，土，蒼蠅，螞蟻，鳥，侵蝕着，漸漸把牠的屍肉都侵蝕光裸，也僅只剩下白骨。

噤——噤。

雄的也飛來，無精打采的落在雌的身旁，然後他們一同飛去，又落在古柳枯枝杈上。雄的又抖騰起羽毛，用小嘴梳理長翎。雌的對了空中出神。

烏雲鑲着白邊緣的烏雲漫天的一大塊，從東北天涯衝來。哄——打一個雷。烏雲衝過來，遮埋了太陽，蔚藍的天空，一陣漫黑的雲氣瀰漫了鄉村，荒天，一場暴雨落下來。

噦——噦。

牠們倆的羽毛臨着雨濕了，依舊棲在古柳枯枝杈上。

雌的張開潮濕的翅膀，在雄的面前飛一圈子，飛進樹洞裏去。雄的不動，本能的抖騰下羽毛身上的雨滴，望着荒溝，給雨水冲刷的碧綠荒草。

噦——噦。

雌的又從樹洞裏飛出來，冒着雨在雄的面前繞一圈子，想叫他也進洞裏去避雨。雄的不動，雨水都把他的羽毛濕透，他呆呆的望古柳下他的雛雀死葬的地方。

雌的又落在他身旁，安慰的：

噦——噦。

雌雀受不住雨水的洗濯，張開翅膀又飛進樹洞裏去。

雄的照舊不動，張着圓小的眼睛。他的羽毛已經完全給雨淋透，飛不動了。他看見雨落下去的線劃滿他的小眼睛，傾刻間，遠遠村落與森林給烟霧瀰漫。地下的雨水湧流進草溝裏。忽然又一個霹靂震動天地，接着一陣暴風，那時候，他身體已經給大雨洗濯麻木，失去感覺，一跌，掉落在荒溝滾流的混水裏。

五

雨後，雌的從樹洞裏飛出來，不見雄的，發了慌，在古廟屋脊尋繞一圈，飛到松針樹墓地裏去，又飛回來落在古柳枯枝杈上。

噫——噫。

悲哀的，失戀的喚叫。

大雨將荒天下的罪惡都冲刷乾淨，除了碧綠茂盛的荒草與荊棘，地面上沒了

一點髒東西。荒溝裏高大草叢中，女屍骨骸已被沖走，僅有雨後鮮綠的植物蓬蓬勃勃，廣闊的蘆葦池塘裏的青蛙闐闐亂鳴。

天空，靜藍清澄的天空。

噦——噦。

她悲哀的叫兩聲，又飛往遠處樹林裏，回來飛到路旁大樹上，遠遠的荒野裏，空中，她尋不見她的伴侶。飛回來又落在古柳枯枝杈上，她抬抬頭，睜圓着小眼睛，歪側着小腦袋，看看遠處的樹木，房棚，嚙嚙，飛進樹洞裏，嚙嚙，又飛出來。

噦——噦。

她棲落在樹峯上，望看天空中的大氣，望看遠遠的高山峯影。

坡崗，鼓着殷黃的肚子，袒裸在露天下，曲曲折折通往鄉村。天涯渺茫的，那裏有條不分明的界線。

秋天來了。

樹葉枯黃，給風吹離開母枝，零落，黃蝴蝶一樣從空中飛舞着掉下荒溝。溝岸旁的荊草乾黃了半截，表露出淒涼。秋蟲在草叢中哧哧的叫。清澄碧潔的水無聲的流去，流去，蘆葦池塘也枯乾得不像樣子。

噉——噉。

她顯然也跟着秋天老了，她像雄的一樣抖動全身的羽毛，用嘴梳理翅膀上的長翎，孤單的棲落在枯枝杈尖端，像個年老的婆娘。

噉——噉。

她貼落下蓬鬆的羽毛，從空中的杈尖上飛落在樹峯上，噉，又落到隆起的樹根上，撇抖尾巴，用雙腿跳跳跳，跳到荒溝裏，伸出小脖頸飲幾飲水，捉幾顆草籽吃。噉

嘖，跳跳跳，無力的翅膀掙扎着飛上枯枝。

嘖——嘖。

失望的悲悽的叫。

她從枯枝上飛到樹峯，落在樹峯腋窩裏，看着她的窠巢小洞口。

嘖——嘖。

她翅膀吃力的掙扎着又飛落在枯枝尖端。

又是一天逝過去，太陽失去威力，西山峯頂一片白氣中旋轉着一輪紅球，牠又快落了，牠彷彿掛着模糊的淚水，哭泣着牠將又失掉一個「今天」。

雌雀又嘖嘖兩聲，眼皮睜不開，疲乏極了的身體不愿稍稍一動，棲落在高空中的枝杈上。

晚風吹來，一陣落葉，枯枝怒吼。

雌雀掙扎了一下翅膀，無力的落掉在荒草溝岸旁。

晚風息了，寂寞，荒涼，蟬蟋西嚙嚙的叫。

七

白天，過來一個割草柴的孩子，在草溝發現老雌雀的屍身，把牠拾起來，用鐮刀鈎了一會，拋進荒涼的蘆葦池塘裏。

廿五年端午

邁伯一醒來，看見那塊四四方方的紙窗戶朦朧發白，他從破開紙口的櫺孔向外望望天，除了那一棵榆樹瓜子黑沉沉的，在天上塗抹着一片影子；東方微微顯露出稀薄的銀灰色曦輝。天上的銀河已經不見了，還有疏疏落落幾顆星星，擠眉弄眼的。天空，像一張幔幕慢慢無聲的拉開。他用拳頭捶了一會背脊，聽見身旁老妻打着呼嚕睡得還很香甜。房裏也微微有了點光，彷彿能夠模糊的辨認得出物體的輪廓了。他摸索到那條泥褲子，把兩條疲憊酸疼的大毛腿伸進去，此外什麼也不穿的走出來輕輕拉開堂屋門。

呵，好美麗的天空，墜着幾塊紫色雲彩，東方似有一輪大圓圈的光，白鬚一樣從

紫雲隙間吐出，彷彿正往着黑暗的天空穿射。照他的老經歷看來，這片景象決沒有下雨的兆徵，今兒一定是個好天氣。這，對他的收穫很有幫助。他望望東廂房的窗門，照舊靜悄悄沒有一點動靜，很神祕的睡着，那顆老榆樹把枝子低低的探着，在屋簷下伸出手，靜靜不動像討取什麼東西。

邁伯提一提泥褲管，拍拍東廂房的窗櫺：

『盒子，起來割穀去。』

這聲音却把鷄籠裏的鷄叫醒，雄的把頭頸從孔格裏伸出來長長的啼喚了一聲。但是廂房的窗子裏依舊挺寂寞的睡着。一片黑影很濃重，白白的粉壁隱約在夜色裏。門，一塊長條形的黑，又似夢中幻影。

『哼，他媽的娶了媳婦就學懶啦。』邁伯生氣的想。他在院裏慢慢旋走着，鬧出怪響，把一根粗大木頭往草棚中一拋，只聽草棚裏發出訶一聲，彷彿打碎一個瓦器；盆棚裏臥的一條黃狗也被打着，拐起一條後腿滾轉出來；在院裏嘩嘩的叫，旋圈子。

『盒子，還不起來嗎？老陽兒快照屁股啦。』

顯然他加了點怒氣的說，聲音高起來，那鷄們嚇得咕咯亂叫。

這時候，東廂房的門嗚嚶一下子開了，盒子小媳婦端着一盆尿出去撒到豬圈裏，盒子也在房裏唧噥起來：

『……呵喲……肚子痛……』

邁伯心裏一陣怒火衝起。

『肚子痛？偏偏割穀就肚子痛！媽的懶貨。肚子痛也得給我割去。』

邁婆被吵醒，抹着眼睛從堂屋走出來，彷彿醒得還不十分清楚，狼狽的像一條拐了腿的豬。她一手勒右襟上的扣子，一手掠頭髮，喉嚨啞啞的說：

『盒子真肚子痛咧，昨夜裏痛了半宵，別叫他去啦。』

『肚子痛就不割啦？』

『咳，今兒個勞苦你一早晨，你先割去，叫他給你去送飯，吃了飯再叫他割吧。阿』

彌陀佛……』

邁伯的脾氣越變越壞了，她不敢稍微的觸犯了他的怒火，說和氣話也總戰戰抖抖，深怕他的壞脾氣發作起來。然而他再沒說一句話，沉默着，彷彿把怒氣消滅了。她看見那條噉噉叫着在院子裏旋圈子的黃狗，滾了一個團兒，臥下，還嘶聲吠着，像個受傷的孩子，她那一張嘴不禁得又嚙嚙出來：

『嗯，罪孽的，又是他打牠的腿咧……』

邁伯鼻子不哼一哼，沉默的看看天空的顏色，一會比一會白起來，院裏棚裏放的一些東西傢具都看得清楚了。他從門框上摸索着摘下鐮刀慢慢走出去。

走出了村莊，東方天空彷彿給他賭氣似的板起了紅紫的面孔，那幾塊雲彩分散開，中間是一片明亮的天空接吻着大地邊沿，慢慢露出一個發光不甚強烈的紅球。時候實在不早了，趕早兒上田割收莊稼的農夫們早趕到田裏開始工作了，草路是冷清清的，莊稼都掛着晶瑩閃耀的露珠，空間迷濛着稀薄的潮霧，像煙。整片田野

都變成枯黃乾熟的顏色，除了那開着一片片白花的蕎麥。順着這條窄窄的黃黃泥土路走去，兩旁都是超過人頭的高大莊稼，一片高粱在空中吐出紅米穗，路徑到了這裏被一個三角斧形的壕坑劈開兩岔，邁伯順了一條灣成弧形的路徑走去，再拐了一個活灣子便看見他的穀田。緊貼了他穀田一邊是密密叢叢一塊紅荳地，紅荳地那邊有一家男女彎着腰割穀，像競賽一樣，前去的落後的，只聽見發出吃啦吃啦的響聲。邁伯看見人家這番合作的精神，心裏就怨恨起盒子來。

『生成是他媽好吃懶作的貨，活到老也改變不了。』他喃喃着，心裏越長了氣，彎下腰剛想把鐮刀伸出去試割一把，却聽見背後忽然喊了一句：

『老邁！年紀大啦還要幹這行重活哪。』

他回頭看看，原就是隣家大哥老奎，他年紀與邁伯小一歲，可是他命運很強，老婆早早爲他生下那羣強健的小子們，給他當了活，整天他不用動手，這裏逛逛，那裏遊遊，吃得一身胖膘，手裏提一個鳥籠子，對他微笑着。

邁伯又挺直起腰背，看着老奎手裏的鳥籠子。他把鐮刀盲目的往穀叢中一伸，一下子拉下來握了一大把，許多長長的穗子彎鉤子一般在他面前搖擺頭。

「是呵，大年紀沒有修造下好兒子，——奎大哥，你上田去有啥事？」

老奎一張毛毛手在肥肥的胸前徐徐移動，一面邁開步子嘿嘿的笑着說：

「哦，上田看看棉花開了不。嘿嘿，你這塊穀兒不錯呀，是塊金苗兒穀吧？嘿嘿。」

說着他又走回來提着鳥籠子來看穀穗，睜着兩個小眼睛挪得近近的，幾乎是用鼻子嗅穀穗的氣味了。

邁伯一面給他搭訕着，一面已經割開一大片，用他熟練的手掌握住一把穀稽擋住一個結，把穀子捆住，使牠立起來像一個人站崗。

老奎嘿嘿着提了鳥籠子走過去。

邁伯從幼小養成勤苦工作的習慣，看見工作就熱了眼睛，彷彿把一切都忘掉，拚命一樣低下頭割穀。這時候，他忘却他已經是個五十多歲年紀的人，彷彿他還是

一個康強的年輕小夥子伸拉着一把鐮刀割得飛快。終久因爲他老了，割不幾丈遠，便感到脊背發酸，腰疼，胳膊也麻木了。

他挺一會腰，輕敲一會背，吐出口長氣，看看背後這點工作成績，幾方丈長光裸的穀田上已經戳立着五六個穀捆子了。

太陽從紅騰騰的雲霧裏衝了出來，在空中滾騰，漸漸增加熱威。空間一切煙霧都消滅，濕露也慢慢減退，紅豈地那邊割穀的男女們唱起小調，小曲。田腰裏有口大井，大井旁兩棵巨大的柳樹頭合抱着，披着初日輝光。幾隻烏鴉啾啾飛棲進柳樹枝叢中去。

邁伯往手掌吐兩口唾沫，握緊鐮刀，又拚命一般割着。割兩把，忽然抬起頭來向村路上望望，有沒有盒子送飯來。黃黃泥土村路，從這裏拐個活灣子隱埋進高莊稼裏，從村裏出來的人和拉莊稼的車中，只看見他們的頭在緩緩的往這裏移動。早晨的濕露把邁伯的泥褲子染濕，像從泥水裏撈上來那麼骯髒。

一個潮濕了翅翼的蝗蟲，在他腳旁跳。

.....

二

黃黃泥土路，栽種着兩行列柳樹。

太陽升到一樹尖兒高，這路上不斷有送早飯的漢子與婦女，挑着扁担從村莊走出來。也有那懶惰的盒子，他的扁担兩頭吊着鐵鈎：一頭鈎着竹籃，竹籃裏放的窩瓜菜與白薯麵餅，用塊沾布巾頭蓋着；另一頭鈎着一個閃爍爍的小黑瓷飯罐，裝着粥。盒子戴一頂大扁圓草帽，也照樣僅只穿一條泥褲子。他走呀走的，那一條扁担在他兩個肩頭上換來調去。老遠裏望見爹曲下腰割穀的影子，老陽兒又強烈的晒下來，這一天叫他真難過，總是這個用人過恨的爹爹，一天到頭沒有你一刻休息的時間；早晨起來就像個打鳴兒的公鷄響着那管討厭的曬噪號叫起來，叫誰誰耐

煩呀！一個人也總應有他恢復身體疲乏時間哪。哼，這麼個老吝鬼，都是他會節省，一年到頭沒雇過一個短工，總是捨出他兒子作呀作的，不分個白晝黑夜。吃飯也是今兒大麥米呀，明兒窩瓜菜呀，再不白薯麵就鹹蘿蔔呀，這些早吃厭了他的胃口，誰能吃這些，給豬，豬都不吃的東西？都是那張山羊臉，說話就又提到米價漲啦，剩下白麵米糶去換錢來當賬吧！賬，是他當不完的東西，當賬也要從人吃飯上剝削，剝呀剝的，到如今把盒子都剝削得瘦露出了黑骨頭。

這討厭的窩瓜菜，脫不開一天三頓，彷彿吃飯不可缺少的東西，來不來老頭子就說：

『我也知道白麵白米好吃呀！可是沒有，咱們沒脫生到那有福氣的門裏，吃不上。』

但是他儘管把白麵鎖在小倉房裏，鑰匙藏得祕密的，鬼也尋不到他藏到什麼地方去？今天又是窩瓜菜就白薯麵餅喝稀粥。哼，吃完這些東西屎都難拉下屁股眼，

還要拚命的割穀呀割穀呀的，誰他娘的前輩裏造下了孽，忍受這般活活罪呀！盒子把草帽一扒，握在手裏搨臉上的汗流，看看已經走到地頭，賭氣把飯挑往地下一頓，頓得竹籃裏的飯碗唏唧唏啦的響。一隻手揮搖帽子，鼓着肚皮連爹也不叫，只喊一句：

『吃飯來！』

邁伯剛剛割穀割得起了興味，把一切都忘了。盒子這一聲喊叫，把他驚嚇得跳起來，回頭看見盒子，同時也感覺脊背酸疼起來。他慢慢把駝背挺個直，放下鐮刀，舉手揮一把汗水，慢慢往地頭走來。他心裏彷彿很痛快，因為他享受了清晨的美景已經割了那麼一大片的穀子，一個個捆子整齊的排列成同等距離的陣隊，像拉開戰線的兵士，原來在一陣子勞苦之後，身體上便感出輕鬆了，受到這習習的微風兒吹拂，像吹進他肺葉兒一般愉快。他一面走，一面還不時從光裸穀田揀拾遺丟的穀穗。吃過早餐，太陽越加強烈的用光線刺着農夫們的皮膚。大地上熱騰騰的，紅豈

田裏嘩嘩的響，有時候把牠們乾透的荳角潑刺一聲暴開，豆哥兒跳下去。蕎麥的白花叢中藏着許多紡織娘喳喳亂叫。邁婆與盒子小媳婦也來幫忙，從割收光裸的田裏拾穀穗。

盒子戴起那頂大草帽，幾個蜜蜂在他耳旁直嗡嗡，他吐兩口唾沫，但是一握起那把鐮刀的木柄，手心裏就感到熱辣辣發疼，像有一條蟲子在咬蝕他的手掌。他一彎腰又聽見自己的骨頭咯咯的響，拉下一把穀子像上吊一般難受。他在作着一個夢幻，整天死守在田裏，比坐監牢還苦，他寧願出去當兵，打打仗，死了，比這個不死不活的農夫痛快得多了。

但是他的爹在前面割得飛快，像很有興味。一會兒，這塊穀田當中已是一條長巷似的通路了，把他甩在後面。

『要是當一個兵多快活！』盒子想：『坐着火車滿國裏跑，幹這個，幹這個，……簡直是囚犯。』

他直起腰來，摘下草帽搨搨風，看見爹爹已經割到地頭，舉着一張黑紫的汗水山羊臉對他望着。

「割快點啦，盒子！」

邁伯在地那頭招一招手說，接着邁伯彎下腰往回割。這麼個不知疲乏的勤勤鬼，真能作活。盒子戴好草帽，拭一把汗，看見邁伯像一隻兇狼一般咬着穀稻走來。密密叢叢的莊稼裏傳來唱『嗡嗡腔』的聲音。他彎下腰割了一把，忽然看見背後有一個孩子拖拉着一捆穀子跑……

「偷殺的，偷殺的……」

盒子揮起鐮刀追上去。

那泥孩子看見有人追，拋下穀捆逃進高粱地裏去。

邁伯從地那頭也氣喘喘的追過來。

但是那孩子已經逃跑，什麼地方也尋不見一個影子。

『跑上那裏去啦？』邁伯問。

『我一嚷，他就往高粱地裏鑽啦。』盒子拖着那捆穀子回來：『是個泥孩子，跑得飛快。』

『一定是老君家的孩子，他媽的，他們出來專值着偷，弄住了就是揍他們。』

邁伯切着牙齒狠狠的說。

密密叢叢的紅荳田裏，噁噁亂響，從地皮裏蒸發出一股悶濕的氣息，厭得呼吸慌。邁婆也慌慌張張趕來問，她抖起她那兩片扁扁的嘴唇，說這年頭真了不得，青天大白日裏，就敢大膽子來偷穀捆。聽說××村有一塊穀一夜被人偷光了。這還了得，這年頭。

『你快回地那頭去。』她對邁伯說：『人來從那一頭偷我們看不見的。』

『弄住了就是揍他們。』

邁伯彷彿復仇一般又切住牙齒狠狠的說。

秋蟬在柳樹上叫，天空中遊走過幾片白雲，把太陽遮住，一片影子飛來，像搭上一張天棚，暫時不漏天日，但是一掬就又飛過去了。蝗蟲拍打着翅翼飛上空中，落下，大地上冒着煙……

三

草叢中有些蟋蟀唧唧噥噥的叫。大地像個蒸籠。

割開一條寬大通路的穀田，擺着三行列穀捆陣隊。中午，田野工作的農夫們都回去吃午飯。靜悄悄的瀰漫着煙氣。邁伯從地那頭吶喊：

『盒子！盒子！你看着穀，我回去吃飯來換你。』

邁伯走後，這一帶野地只剩留着盒子一個。他用穀捆子搭成一個小茅棚遮涼，他得好好留心看着穀捆，少一個，叫那吝惜的山羊臉老人發覺，那還了得！所以他把小茅棚四週都留下眼望的縫子。他從這縫子望見遠遠地面上熱氣在流動，弄得那

些樹木，莊稼的影子都起了波紋，他從縫間望見道路那一頭走來一個大姑娘，穿着一對綠鞋子，一身灰色衣服。她一定是來偷穀啦。這時候，他想起爹那句：

『弄住了就是揍他們。』

於是他興奮起來，握緊一個拳頭，從穀捆縫間望着她，看見她心神不定的走來，走進地頭還張望一會，就彎下腰去，她那條烏黑的大辮子拉下長長的……

盒子還不動，細細的察看她彎腰作什麼。她彷彿沒有拖一個穀捆，一彎腰，又一彎腰，像揀拾遺丟的穀穗吧！然而她手裏老是空空如也，彎了半天腰也總不見一個穀穗拿在她手裏。他覺得有點奇怪，就大胆的走出來。

『喂，幹什麼的？』

盒子給她揮一揮手。她抬起頭走來。哦，原就是老君家那個大姑娘。（老君是他們村裏頂窮的一家。）

『我當是沒有人看着穀。』

她把烏黑的辮子送到背後，媚笑。她却是那麼高個子的人，兩個鰻魚吻似的綠鞋子又大又肥，走來就坐在小茅棚裏。盒子覺得這姑娘有點古怪，這麼晴大「晌伙」田裏沒有人，就敢大胆一個人出來。她想幹什麼呀？盒子倒有點怕她。他知道這不是個好人，你摸她一下，說不定她會賴你。「哼，不管怎麼，反正不上你的當。」盒子心裏想，就坐在離她遠點的穀捆上。

『這麼晴大晌伙你來幹麼？』

那姑娘笑着。

『反正不上你的當。』盒子想：『你想偷穀麼？哼！』他心裏雖是這麼想，但眼睛終久免不了掉要看她幾眼。那笑的臉渦兒裏像有一條蜈蚣爬動。雪白的瓜子形臉龐兒，細細的看，是有點肥胖。胸前鼓出兩個乳頭的尖子。

盒子望望四週只有呈兇的陽光籠罩大地上莊稼。那片白蕎麥花飛旋着許多蜂子與蝴蝶。遠遠的村莊是蒸騰騰的。秋蟬發狂般在柳樹上叫。他想，若現在把她按

在草地里去，誰知道？這麼寬的大野地，就是她喊，也沒人能聽見。但是他又一想，爹爹那可怕的面孔，胆子就畏縮起來，剛才那個念頭立刻打消，面前彷彿浮現了爹那幅山羊臉，嚴板着。

『大蛾子，你幹麼來的？』

『拾穀來的。』

『拾穀來的爲什麼不趕快去拾穀？』

『沒有什麼割的呀。盒子，你叫我拾一會好不？』

大蛾子說話總是笑，兩個突起的乳頭發抖顫。

盒子吱唔難答。大蛾子滿心裏高興，看見對面的男人迷醉，就站起來說：

『我走了。』

盒子也站起來說：『爲什麼要走？多歇會不好？』

『我拾穀穗去。晚上回來拾不着穀穗，娘要打的。』

『那麼你在我們地裏拾。』

『不，你們地裏少。』

她走到高大的一塊高粱地裏，却回過頭來作一個鬼臉，喊叫：

『喂！你來，我告你一句話。』

盒子走過去，隱沒進高粱叢中。

……

蟬在遠遠的樹上叫。

蕎麥更美麗的吐出白花，像對着天空發笑。

邁伯吃過午飯回來，走到拐活灣的路上，他發現地頭似乎有一個光屁股的泥孩子走過，他便彎着腰躡手躡腳的沿着高大莊稼遮着自己身子走。忽然他看見那個泥孩子拖了一捆穀向了這條路上走來。邁伯趁他不防，伸出大手掌從莊稼裏往外一跳，一下子抓住那泥孩子的脖頸。

『跑？這次可跑不了了。』

邁伯一隻手按住他的脖頸，一隻手就往他屁股上拍。拍得那孩子直喊着說不啦，再不啦。那孩子的力氣很不小，經他放全身的氣力才把他的小胳膊倒擰過來。

『走，跟我把偷的穀全交出來，不，我扔你井裏去。』

這孩子只用手往高粱裏一揮：

『那裏有倆捆，只有倆捆，饒命吧……』

邁伯把高粱地裏倆穀捆拿出來，才把小東西放跑。他大聲呼叫盒子：

『盒子！盒子！……』

盒子蒼白着臉，從高粱地裏跑出來。他想：『壞了，老人的脾氣一發作，還了得！』但是他發現邁伯臉上很高興。邁伯興奮的給他報告剛才他捉住那小東西，痛快快打了他一頓。

『你上高粱地裏看着他嗎？』

「是呀。」

盒子恍然大悟。他想剛纔在高粱地的事，也笑了。

「哼。那小東西真可惡，他還想給我掙扎。」

「……」盒子暗自笑着。

紅荳田密密叢叢的豆棵裏有幾個紡織娘亂叫。

……

蕎麥放開白花對着天空發笑。

四

下午，太陽偏歪向西方。

這塊穀子早早割完了，邁伯套來一輛牛車，盒子幫他裝車，他們工作都很勤了。到黑，這塊穀子都拉回家去。

家裏一個小前院，圈着牆，作了他們的收穫場。

穀捆堆得高高的像山。

黑夜帶來許多星星，把樹影塗得黑黑的。

一家人坐在露天一條長飯桌兩旁：邁伯和邁婆坐上座，兩位小輩坐下座。

『咳！可割完啦。』

邁伯嘆一口氣。

蟋蟀在牆角爛磚頭裏唧唧。盒子望着天星幻想。

吃完晚飯，邁伯催着大家趕快去睡，因為明天還要早起剪穀穗，晒穀穗，許多活
都待作。

二十五年八月十日北平

隱

他把破桌子擺放在靠牆壁的一塊小地方，用幾根竹竿搭上白布帳棚，隨後便解開他那捆破舊的藍布包裹，擺出他的紅銅籤筒來，在夕陽光耀下閃耀發亮。說起這紅銅籤筒，頗有點歷史，當他降生到這世界上來，便看到這籤筒拿在長鬚白髮的祖父手掌裏；祖父的攤子天天擺放在繁嘈的街路邊旁，一塊法律準許擺放小攤的地方。不過那時候這管紅銅籤筒的表面永是生着一層厚的銅銹，幾乎連牠是紅銅質料也辨認不出來。據祖父說，這紅銅籤筒在他頭頂上還歷傳過好幾代，可見這籤筒頗有點年歲的了。如今他父親又傳留到他的手裏來，他天天用濕沙土磨擦，把牠磨擦得閃閃發光，上面的字花幾乎都給他磨平了，但是牠發起光來，彷彿特別加了幾分精彩。那一叢籤子在筒子裏撥作一個漏斗形，張向着天空，彷彿期待着漏納一

點東西。

他那灰暗的眼珠向四週的人羣掃視了個半圓，這是一片雜技場，有敲竹板的，賽力氣的，唱曲的，全都團聚着一羣羣的人，亂嘈得很，他把視線收回來，挽着袖管，露出半截黑瘦的胳膊，摸摸筒裏的竹籤子，拂拂桌面上的塵土，他那瘦得凹貼下去的臉像掛着一塊布，稀疏的鬍鬚黑蒼蒼的，滿臉都像蒙着塵土。暗灰青黃簡直捉摸不住他的臉發着什麼光輝。

黃昏的陽光把那團聚的一羣羣的人們的頭顱帽子照成杏紅色，穿中國破小衣服的，穿青藍大褂的，穿西裝的，人羣非常複雜。他那破桌前面是冷靜的，寂寞的人們團團聚聚形成一條不規則的小巷，漸漸伏着不動，笑笑，這幾時才能夠掙得出他家庭一天的生活費呢？他穿一件青黑布長衫，腰部都給桌沿滑得發油光，袖肘部破開兩大嘴，穿一雙布底小鞋子。他又伸出那條挽起袖管的黑瘦胳膊來，在眼前幌幌，遮在眉額前揀視着人羣……。

昨天，他妻子又給他養下一個嬰兒，嬰兒一落地，就可哀的呱呱叫了兩聲，彷彿在前也就洞悉了他的窮苦。唉，連起這剛下生的嬰兒他有五個孩子了。大的男兒進了小學校念書，今天早晨那孩子還說：

『爸爸，校長催過我好幾次學費啦，爸爸……』

『別刮苦你爸的肉啦，大照，看你爸多憂愁，學費再欠幾天就遲啦？』產婦從破爛被褥裏挺出一根細瘦黃脖子的頭來說。

『媽，人家誰都交啦……』

大照滿臉苦喪着要啼哭的樣子。

那一堆破爛的衣裳堆壓在妻的被窩上，妻的頭髮蓬鬆着，滿臉憂鬱的看看他，他呢；總是沉默得像塊木頭，看看四五個孩子，穿着破爛衣服在地下走的爬的像一羣蠕動的蛆一樣。唉，這一羣小傢伙，怎也不死一個去？小屋裏黑暗，狼籍……

忽然他聽見霹靂似的一聲哄叫，衆人都笑碎開了臉，鼓掌叫好，他的一個幻憶

的夢被驚嚇得破碎成粉了，在面前亂幌動的人羣裏，他看見一個大力士赤裸開肥壯的胸膛，在那人圈子裏幌來走去，原是一個大力士被這個摔了一個乾脆的倒，那人們有的還張開着瓢一樣大的嘴狂笑。

旁邊有一溜搭着白布帳棚的，翻着一大堆從當舖裏弄來的衣服被褥翻來覆去的，嗓子裏唱着名稱與價錢，招徠主顧，有些人圍着看……

當太陽被那城牆的垛子遮住，幾點子殘光尙戀戀不捨的留在他那污穢的長頭顱上，他那張破桌前面站着個白髮婦人，撐着一根拐杖，兩隻眼睛朦朧的望着他，對他抱着滿臉的信仰。她那脫落一層皮的發閃的白臉膚縐着稠密的紋路，臉總是抬起向着天空。這是個兒子戰亡了受到挫折而失意的婦人，她時常到他這裏來求安慰。請問她兒子何時回來，她最切盼的是她兒子準確返家的那一天。

她一隻手撐着拐杖，一隻手伸向籤筒中抽出一根籤，臉上神祕的微笑，把那根籤子交給他；

『先生，他是在那一方哪？』

這時候，他正按照籤子上的字在八卦圖上擺着天干地支的圓木片，漸漸有幾個人來圍圍住看他，聽他的講話，他知道機會來了，自然不能隨便把機會放鬆過去，看人的面色，嘴裏要講得動聽些，唾沫都乾了，把兩顆灰暗的眼睛振作起來，不時也梳梳嘴唇上那幾根稀散的鬚鬚。

天空刮來一陣風，刮得他的布帳棚飄忽飄忽在空中波抖。太陽給那陰沉沉的城牆遮住，天空晦暗，黑了，遠處幾個店館門前的電燈煞然白亮起來，那些在灰暗中蠕動的一團團人羣的顏色漸漸加了濃度，霍的這裏一片電燈也亮起來，於是又清楚的看見那一團團人羣的衣服，臉，帽子。旁邊一溜賣衣服被褥的棚帳都已拆卸了。那一對比賽氣力的大力士在人圍中各人擒抓住各人的臂膀在燈光下幌來幌去，接着又是嘩然一陣騷動，哄叫，人們亂幌着……這聲音把他安靜的心窩振得卜卜的跳。

他看着那失意的白髮婦人的臉面，應該怎樣才能討得她的快樂呢？應該怎樣才能多掙她幾個銅板呢？於是他把長頭顱聳得越高些，像山峯似的一條影子，把兩個灰暗的眼睛儘量瞪得莊嚴，威勢，把手指一伸，指着那婦人說：

『我看你額上生了喜紋，你兒子準快回來了。』忽然他再威嚴些；『我敢斷定，今年年底臘月，你兒子準回來的……』

於是他伸出手掌去討卦錢了。可惡的吝惜婦人，摸摸她自己衣襟上的錢袋，搜摸了半晌，才搜摸出三個銅板，放進他手掌裏。這真使他失望，他追上一步，說：

『老太太，再給幾個……』

於是他又看見她提起衣襟來，伸進一條乾枯的手去，在衣袋裏搜摸，又摸出一個銅板，擲進他的手掌：

『沒啦，就這一個啦。』

『不行呵，老太太，再給一個。』

別看一個銅板，一個一個積集起來，積少成多，這在他的算盤上是不肯放棄的。他看見那老婦人提起拐杖要走，就又趕上一步，按住婦人的拐杖說：

「不行，太太，再給一個。」

老婦人把衣襟上的錢袋拍拍：

「一個半個也沒啦，不信你掏！」

唉！又一個失望。他想起了家裏的產妻，那一羣穿着破爛衣服的孩子，他眼睛在昏暗的燈光下發了一陣黑，把那一切人頭衣帽都埋沒了。

忽然從燈光裏伸出一隻胳膊，他看見一個頭戴禮帽給暗影遮住的臉對他微笑，打一個招呼說：

「喂，先生，給我算個卦。」那人伸出巴掌，把五根指頭都伸得直挺挺的：「你看我有幾個小子，父母全在不？」

他那昏昏沉沉的眼睛蒙着一圈光輪，許多人都圍來看他，那五根直挺挺的指頭

在他視界中茫茫然。

『母親不在啦……』

啪，一個耳光落在他頭上，把他拍得眼花耳鳴。他和他的卦桌一同摔倒在地下。竹籤潑啦一聲散了一滿地。

『胡說八道……』

他爬起來慢慢揀拾起他那散落在地下的竹籤，那個發光的紅銅籤筒在一旁滾着，倒霉，碰到這麼一個壞蛋，世界變了，他這碗飯難道就這樣被踢碎了麼？他心裏卜卜的跳得厲害，灰暗的眼睛又像架浮在烟霧中了。

揩起那破桌子，在黑沉沉的路上走，想着這倒霉的事，心裏懊喪極了，一塊東西把他拌了一個踉蹌，覺得那塊東西軟肉肉的，這是什麼東西？伸手去探摸，摸到彷彿是一個人；就從衣袋裏摸到火柴擦着一根照耀，正照見那死屍的臉，好一副兇惡可怕的面孔，哦，原是一個餓死的小叫化，看樣子彷彿只有十多歲。兩隻失去了光輝的

眼珠瞪出疑問的符號。唸啦一聲，桌子同籤筒一齊從他肩背上滑下去，面前又是一片黑暗，恐怖的夜統治着一切……

天空星光燦爛，風刷得樹叢呼呼的叫，亂幌亂動。他簡直像個瘋狂的人把一切都忘丟，昏昏沉沉在黑暗中探摸回家去。他推開那張可憐的小門，小屋裏燃着一盞昏淡的油燈，產婦呻吟着睡在破爛的床上，四五个孩子堆在一旁。他在一張破椅上坐下，眼睛裏還閃映着火柴光下照現的那具小死屍……

妻從那堆破爛衣被裏挺出一個頭髮蓬鬆的腦袋來，臉特別黃瘦，看看他說：

『小盆裏給你留着飯，你吃吧。』

哦，原來他已經半天多沒吃飯了，這時候他開始感到肚子空餓了。他昏昏沉沉從一張污穢的方桌上端過小盆來，掀開鐵葉蓋子，看見裏面是一股發光的水湯子。

妻看見他的形貌有點異常，在往常他進門總是說幾句話，但今天不知怎的，不說話，也不見他把卦桌搬進來也不見他的籤筒了。

「你那桌子咧？」妻問。

他驟然擰過頭來看着妻，那堆破爛的衣被，那一堆睡倒的孩子，在幌搖的燈光下他彷彿又看見路上睡的那一條死屍了，那發着疑問符號的兇惡可怕的面孔……桌子和籤筒嘩啦一聲從他肩背上滑下去。他探手去摸，但是摸到了些什麼？是坷磕不平的破磚地。後來他清醒了，睜開灰暗的眼睛看見妻子站在他面前，拿着小燈來照他。他是蹲着的，兩手扶着破磚地。哦，他看見小屋四週狼籍的傢具，小燈昏暗的光……

「你怎麼啦？快睡覺吧……」

妻子說着，又端詳着他，端着那小燈幌搖幌搖的走去，簡直像一個女妖，披散下頭髮，臉皮瘦黃，把小燈放在窗戶台上，滿屋裏給小燈照得暗黃，像有許多隱魔的影子各處游走。

他上床睡倒，那一堆孩子都睡熟了，不久他妻子也打起鼻酣來。小屋裏黑洞洞

的，看不見有一件傢具，彷彿是睡在黑洞裏，一切都給黑暗埋滅了。他伸手摸到妻的臉，鼻子，頭髮，彷彿又聽見她說：

「你怎麼啦？快睡覺吧……」

暮 藹

黃昏，像個默默的微笑着吸烟的老人，叨着長桿旱烟袋，由嘴角噴出烟霧。晚霞彷彿美麗的青春姑娘害羞的面頰。天空中清澄靜藍，把一切都看得分明。烏鴉們從乾涸得僅只殘剩着一小片一小片的青泥水窪裏銜起小魚和泥鳅，一個一個飛起，一個一個落下。城牆是灰色的，映罩着淡黃的夕陽餘暉，大路旁栽種着一行列綠柳，像一行列大菌傘一個個伸張在空中，大路沿繞着河岸環抱着古城，彎彎折折的去了。

嘩啦啦嘩啦啦。

「噲！」她停止了嬰兒的小籐車，揮起一隻胳膊：「這裏來呀，瓶兒姑娘。」
嘩啦啦嘩啦啦。

由一條田塍露天下的曲折小徑上，瓶兒姑娘紮着兩個大黑辮子，兩顆黑溜溜的大眼睛在夕陽下灼灼發光，推着支搭起小布篷帳的小推車走了過來。

「張太太，你的寶寶睡了嗎？」瓶兒姑娘天真的響着清亮的嗓音問，一面照舊推動小推車嘩啦啦的向張太太這裏行走。

「我剛才由魏家溝子來，大熱天，孩子沒法睡，我推他散散步，呼吸些新鮮空氣。」

張太太頭髮披散在肩頭上，穿着一件淡紫單薄輕飄的紡綢旗袍，露出她那肥大的臀部曲線美，腰身的明顯的輪廓。她那高跟鞋上的銀釵子玻璃一樣放光。赤裸出半截美麗的大腿。

「魏家溝子涼快嗎？」

瓶兒姑娘走近張太太這裏也停歇下來，推車的小帳篷裏，她的小弟弟就哇哇的哭了。她又慢慢推動小推車，小推車的四個小鐵輪緩緩旋轉。

「你說魏家溝子嗎，哦？」張太太說起話來，那兩片花瓣似的紅嘴唇裂開，露出她吸煙黃焦牙齒：「魏家溝子本來是個乘涼的怪好的地方，老天爺爺真會捉弄人，魏家溝子大樹蔭涼下也悶熱得透不過一口氣來！看這氣候，雖下雨一定不遠了。」

「哦，哦，張太太，」瓶兒姑娘說話的小嘴靈巧的翻起：「我們走動走動吧！」

嘩啦嘩啦嘩啦。

順了枯河岸旁有柳樹的大路上，推着嬰兒的籐車子慢慢散着步。一陣微風送來，樹葉唳唳發響。

「張太太，李媽在家有啥事幹？爲什麼不替你領着孩子？」

嘩啦嘩啦。

「李媽沒有什麼要緊活，我情願推着車子散散心。」

嘩啦嘩啦嘩啦——撲嗒撲嗒！

「哎喲，什麼呀？」

張太太被驚得心窩裏卜卜跳起來。抬頭看看，原來是兩隻老烏鴉用翅膀拍打着樹枝，向空中飛去。

『你聽說魏家溝子發現了一件稀奇事情嗎？』

瓶兒姑娘有些捉摸不住這一件是什麼稀奇事情。她睜圓大大的眼睛，烏黑的眸子直往張太太那搽抹得厚厚的白粉的臉上瞅。

『什麼稀奇事情？』

嘩啦嘩啦。

『魏家溝子發現了一個剛從胎兒裏剝出來的嬰兒。』

『哦，什麼時候發現的？就沒有叫狗吃了嗎？』

『一清早兒有個老太太打魏家溝子走過，看見有捆蓆子裹着一團破布，丟在路溝裏，她下去扯扯，覺得很沉重，就起了疑心，等到打開，可不是個剛剛脫殼的小姑娘嗎？小頭髮還精濕，可憐斷了氣。』

瓶兒姑娘好奇的面色上帶出了點羞意。在她那兩道濃黑的眉間泛起了一點紅暈。她癡癡的望着小推車的帳篷頂子，眼睛有些出神的問道：

「報了警察嗎？」

「報咧。警察在那裏看守着，圍着一羣看熱鬧的人們，等醫官來驗屍。」

「哦。」她的眼睛照舊對帳篷頂出神。」

嘩啦啦啦。

一羣高大的駱駝響着遲滯的脖鈴迎面走來，弄起一片煙塵，在黃昏裏駱駝的皮毛黃褐得美麗，彷彿牠們生來是大地上的點綴風景的動物。牽駝人唱着暮歌，赤裸着黑紫的胸膛，留着一根小辮子，在前面一駱駝的鼻孔下做着引路的嚮導。

太陽在西山頂上露出半塊羞紅的臉，半塊西天也都是通紅的。田野裏碧綠的禾苗給習習的晚風吹得嗦嗦顫抖。瓶兒姑娘掉擰着脖子向背後望，彷彿要望見魏家溝子裏看熱鬧的人羣。

哇——哇。推車布篷帷帳裏哭起來。

駱駝羣走過去，留下一片塵土飛揚着。

張太太把車子推上水門汀似的青草人行道上，她用一塊小花手帕塞堵着鼻孔，避免呼吸塵埃。大路通到這裏，環抱着一個高大的丘崗，弓起一個挺大的彎子。這裏如沙漠一般荒涼，沒有樹木，顯露得天空廣闊了，天邊與地角在視線的盡處連接着，在人的想像裏天空像一口鍋似的扣在人類的頭頂上，兩隻靈輕的燕子由她們面前擦過兩條黑線，啾啾的鳴叫，飛在自由的空氣中，遠去，變成渺小的點子，隱約，消滅。

哇——哇。

『我的寶寶。』張太太翻開那小篷帳，謝下了支杆，看她的胖白的寶寶撒了尿，把那鮮紅的小褲墊翻過，使寶寶坐在乾燥的反面，再搭好小篷帳，正要掉身往回走的時候，忽然聽見背後的路上遠處也送來一陣嘩啦啦推車的滑輪響。

瓶兒姑娘一看，是一個時髦少爺，推了小篷往這裏走。

「張太太，是你們哪？」那男子打招呼。

張太太和瓶兒姑娘都把小推車掉轉過頭，推着。

「哦，」張太太回答：「大吉，那魏家溝子胎兒的事情完結了麼？」

大吉也把推車掉回過來，和張太太並列着。瓶兒姑娘在張太太的右身，大吉在張太太左身。嘩啦嘩啦。

「事情是有底處的，我早已看出是魏家溝子西頭兒那家子幹的事。他們是從東北遷來的，有個漂亮的女人，整天西跑東跑，招謠男人，真是他媽的一隻母狗！」

這種有點粗野的話，瓶兒姑娘聽了就低下頭去，羞嗒嗒的泛起一臉紅暈。這是她初次遇見這樣說狂話的男人，她用眼角往那少爺的白臉子上瞅視一下，恰巧正與他的視線交集了。這，使她更害羞，她又不好很快的避免，爲了不把自己那種偷視的祕密暴露出來，她便把視線徐徐移過空中，她全身都燃燒起火來。她聽見張太太

沒有一點女人羞恥的同這男人赤裸的談着：

「這女人，我也看見過，不是那個長臉的女人嗎？」

「哦。」

「那一夜，我在門口站着望天上的星星，看見她同着一個男人，那男人彷彿是咱們街隔鄰家趙起，趙起就是個好喝酒的流氓呵！他們打我前面匆匆溜過去，當我抬着頭沒看見哩，走向北邊一叢樹林裏去。」

「哦。」

那時髦的少爺嗓子像銅管一樣響。他偷看了瓶兒姑娘一眼，推着小推車。嘩啦嘩啦。

太陽整個的面龐都沉落下西山背後，西天只留有一片紅亮的光輝。有羣鳥在空中盤旋，幾塊烏雲的顏色加添了濃度，樹梢枝頭也深了。

幾輛拉貨的車馬在遠處一條橫路上滾動着，後面跟着許多人們，彷彿疲乏的

螞蟻似的蠕動着，稀稀疏疏站滿了整條大路。

「那人們是幹什麼的？」張太太問。

「那可不是看熱鬧的。大概是莊稼漢們歇工了。」

幾滴雨點由天空中烏雲上落下來，夜色朦朧了，廣闊的大地變成黑紫的顏色，刮來一陣大風，雨點又不落了。

哇——哇哇。

「好個兔崽子，拉屎啦。」那時髦的少爺從小車篷帳裏掏出一個肥胖的孩子，回頭向着一片房屋大聲喊叫：「劉媽！弄屎來。」

張太太把談話又問了一個結束，才拐起小推車往土坡上滾去。嘩啦啦嘩啦啦。
哇哇——哇哇。

一隻和靄的老黃狗，搖着棍一樣的尾巴跑去吃屎。

瓶兒姑娘臉頰羞紅紅的，一直紅到脖頸根裏。

她抬頭望望張太太的粉臉，現在她的臉頰不羞紅了，彷彿幻想到一種神祕的事情。

她又聽見張太太在土坡上推着車子嚙嚙着：

「罪孽的事，世界上多咧。可是這怨恨誰呢？」

她心裏一陣悸動，她的脚步給一種莫名的蠱惑纏繞住，使她邁不開大步。她拐過推車的方向，往田塍一條小徑上慢慢走去，她只向前探着身子，兩條烏黑的辮子掛在臉頰兩旁，兩隻手扶着推車的橫柄，一步也不想邁。她回過頭來，看見那漂亮的少爺穿着雪白的衣服，立在高崗地方向她的背影出神。

她推着小推車嘩啦啦的慢慢走回家去。

鄉村

喇走？
喇走？

貓頭鷹在月光沐浴的樹叢裏唱了一陣歌。

「走走你娘！」

大美搖了搖那剛剛剃得亮光光的頭顱，翹起脖頸看天上的銀灰月亮，包圍着一團大氣，這不是刮風便是下雨的兆徵。看看這天上不清楚的氣，便想起田裏的種還沒有下。麥子都拔光了，眼看「芒仲」過去，天再不落雨，這一年的穀子怎麼下種呢！

一隻狗，在他眼前搖幌尾巴，接着就聽見妻子喊他：
「吃飯！」

妻，端着一盞豆般大小的煤油燈在他眼前幌過去，因為手掌沒把風遮住，忽的就滅了，房裏黑洞洞的。在他們同一間房裏餓的那頭老牛嚼着草發響。

「看他娘的你這女人，幹着什麼哩！」

「幹着什麼哩，你說幹着什麼哩？誰能那麼擋得結實不透一點風？滅了燈也怪起人來！」

「混帳！」

他咆哮起來。他最恨女人給他嚕嘛，也許是因了他近來家庭裏事情太忙碌的緣故，一點小事也容易激動了他的怒火。現在他父親病着，田裏耕種一切事情都負擔在他一個人肩上，甚至家庭一些瑣碎事也需要經過他的手才能辦理妥當；又要到處給父親請醫生治病，這一切掛得他幾乎翻不過一個身，這怎不使他發怒呢？

妻子摸索到火柴擦着，點上燈，立刻照現了那圓肚子瘦牛，幌着有兩根彎角的頭在槽裏吃草，發出嚕嚕的響聲。

月亮灰暗的光輝照着臃腫的屋脊，靜靜的壁牆和一架荳蔲，綠蒼蒼的，圍着一遭籬笆。

小屋裏放着一盞小燈，病了的老人蒙着一張大棉被在發汗。大美端一碗飯來，掀開被角對着老人的頭柔聲的說：

『吃碗飯不？』

對於長輩父親，他是很孝敬的。

老人在被裏吁一口長氣，呻吟着說：

『不好呀，不好呀。不吃飯，……』

抖顫着那灰白長髮的頭顱，眼睛不睜一睜，枯瘦的臉皮燃燒得通紅。大美探着手摸到老爹頭髮裏濕潤潤的，幾顆豆大的汗珠從老爹脖頸裏朝下滾。

桌上放着老爹那毡帽頭，牆上掛着他一條汗巾。小屋裏很寂沉。大美的那個孩子躲在炕角裏睜着兩顆炯炯閃亮的眼睛對着爹爹看。

恐怕老爹再傷風，就又替他掩住被角，聽着他在被窩中呻吟，咳嗽。

喇走，喇喇走，哈哈哈哈哈。

貓頭鷹發狂一般又在外面唱歌，這一次給大美一種恐怖的威脅。在人病的時候有這種叫聲是兇多吉少。他心裏打了個寒抖，望着微幌有燈光的窗櫺出神。

『管他娘的哩，等運氣！』

大美忽然幌動起身子走出來。

第二天早晨，太陽紅着臉龐從樹林陰影中爬上來，照着大美家門前幾畦光裸的麥田，這些是一片平原，有青青的綠苗到處漫散着。丘崗隆起一條灰褐色脊背，遠遠有駱駝行列，貨車隊，鬧起黃塵飛揚，一團團飛揚。

『過來，小美子！』

大美赤裸着兩隻腳鴨提着一把木柄鋤，在田畦裏鋤鬆那一層硬土殼。向手掌裏吐兩口唾液，望着跑來的小兒小美子，眼睛笑得沒縫兒。

小美子光着屁股，應着爹的喚聲跑來，在田畦裏揀碎石爛磚頭。

「你爺爺坐起來了麼？」

小美子抬起一個和大美一樣圓圓的光頭，同樣像父親有兩隻厚皮子眼睛，露着兩掛小白牙齒：

「坐起來了，喝粥哩。」

大美心裏高興起來，持着木柄鋤子刮着地皮一層硬殼。天空澄藍，像一張藍藍的布幔張掛在頭上，太陽還不十分炎熱。遠遠看見村落伏爬在大地上，沒有被樹木遮蓋住的土屋給陽光照耀得發亮。小茅屋頂上的烟囪飄起一帶白烟，慢慢攤散在樹叢中了。

父親的病好起來，他便多一個種田的幫手。雖然父親年紀老了，但也能幫助他拔草，看牛。年頭不好，目前他害怕的是父親死，死了他需要製買棺材，葬埋費，這一切花費從他一年田裏的出產抽出，是椿最困難的事。

「父親病好了好哇！」大美想，偏歪下一個圓光頭，吃力的扯了兩下鋤柄，就丟開鋤子回去看老爹。

在他走到半路空裏，忽聽見耳旁噲一聲一條尾巴穿過去，接着聽見遙遠處傳來一聲暴響。他自家門口旁土牆上飛起一陣烟兒。他立刻感覺自己魂靈兒也像被穿透了，冷冷的打一個寒戰。聽見背後小美子在叫：

「爹爹，那是幹嗎的？」

他回頭一看，是一隊兵，一隊拉開了陣列的××兵。

他們要在這裏打靶了，前好幾天他就得到這個消息，莫非這真是××兵啦？

忽然從旁邊的大路上得得的飛過幾匹騎馬的兵，站在他身前一個瘦臉子的

人滿口說着中國話：

「你家要搬開，這裏打靶！」

「我老爹病着哪。」

「病着也得搬！」那瘦臉子的人口氣強硬的說：「搬，快點！」

大美搔搔頭皮，看着瘦臉子那兩顆發射着可怕光輝的眼睛。那一隊騎馬的兵踏踏的走過去，滿帶着兵器。

這天下午，大美同妻子攙着老頭子從土牆小院裏一拐一顛的走出來。老頭子枯瘦得露出兩根顴骨，繃樵的臉皮緊包住頭體，長亂灰白的髮鬚微微飛顫。

這村莊裏紮駐滿了××軍，軍號嗒嗒，××旗飄蕩在空中。在大路上一羣羣的男女擦着眼淚走開了他們的故鄉。接着就聽見疏疏落落幾聲打靶的槍響。

大美同妻子攙着那老頭子，在逃難的人羣中一顛一歪的走，小美子跟隨在背後，向荒山裏逃避。

幾天後，××兵打靶完畢了，避難的荒山裏的人們陸續回到故鄉來。大美背着老頭子，在波起的山徑中走，背後跟隨着披頭散髮哭咽的妻，牽着小美子的手，跟隨着那零零散散的人們。

落日，一個慘紅的圓球，在山巔上旋滾。到了家，太陽落下山背後，陰沉沉帶了毀滅氣息的大地，像張掛起的黑暗喪布，晚風奏着哀曲。

咧走？咧走……

貓頭鷹又在樹叢枝裏唱歌。

進了籬笆門，大美把老頭子僵硬的軀體放下，拭了一把淚水，看見自己房屋的牆壁挖開幾個圓大的眼睛，黑沉沉的像幾口洞。他們房屋中的桌櫃，傢具，都像折了骨似的狼籍，亂放在院裏，一口圓筒似的米缸，像一具屍首滾在地下。

月亮升上來，披頭散髮的妻子牽着小美子也走進來。

咧走？咧走？

樹叢裏的貓頭鷹又在高興的唱歌。

分出後

—

那像患着癱病的黃色平原的胸脯上，爬着他們一家整天忙碌的人：五六十年歲的端吉，身體衰弱的端吉妻，不滿二十歲的女兒匣，和一個懶惰的孩子老笨蟲。

陰歷五月的太陽，晒着大地已經很悶燥了。田裏劃開一條條壓白薯秧的土溝，溝堤脊背上拓開許多距離相等的坑渦，老笨蟲端着瓢子從那灌滿了水的引溝裏汲水，往溝堤脊背上拓開的坑渦裏灌，姐姐在他背後向有了水泥的坑渦中插那有三五片紫紅葉的白薯秧子。母親像一隻害病的青蛙匍匐着用兩隻泥手掌扶平那埂堤上的坑渦，她那枯瘦有兩個突高的顴骨的面頰滾着汗珠，全身衣服上沾着泥土，像一個從高空摔在地下的殘廢者，掙扎着拍打着兩張泥手板，哺哺，扶平埂堤脊

背上插了有三五張紅葉白薯秧的坑渦：

『汲水呀，老笨蟲！』

老笨蟲站直了身子懶懶的伸伸腰：

『媽，我乏了，我腰疼。』

『汲水吧！再汲一會兒就回去吃中飯了呢！看你爹爹一個人澆轆轤，比你受苦嗎？』

可是不懂事的老笨蟲站直着把身子搖來幌去，手裏提着泥水瓢子，再也不想彎下腰去從那灌滿得蕩蕩要決開堤口的水溝裏去汲水。他今年剛剛五歲，小腰經不慣長時間彎着，再彎下去就感覺疼痛得像抽取他的筋肉。

匣，彎着身子，辮髮吊落在肩頭上，一面插秧，一面給弟弟說故事，唱着：

老陽兒出來紅騰騰

我同弟弟來壓秧

.....

「汲水吧，笨，你看媽媽多勞苦。」

老笨蟲把瓢子在手裏搖了搖，翻過身來看着姐姐插秧，她那滿沾了泥的手掌握了一把紅葉蓬亂的白薯秧，另一隻手從紅葉蓬亂的白薯秧中一根根抽出來，往已經滲乾了水的埂堤脊背的泥渦中壓下去。

「姐姐，你來汲水，我插秧。」

「你怎麼會插秧？」媽媽抬起一張黑瘦繃緊的臉來說：「你不好好汲水，看那裏有你爹在，知道你撒懶囉可不打死你！」

母親把兩個瘦皮眼睛瞪得可怕，看着老笨蟲。

「好啦，弟弟，你願意插秧麼？我教給你。」姐姐看了一下母親說：「秧尖衝上，秧根壓進泥裏，過來，好弟弟，你試試……」

老笨蟲從姐姐手裏接過白薯秧，照姐姐的話壓去，可是，作起來比汲水更困難。並且一彎下腰去就沒有挺直身體的機會，因為背後有一個哺哺，拍打着泥渦扶堤的母親時時在催促着他！姐姐汲着水，擺搖着泥瓢子，一會兒就把他同母親丟在背後很遠了。

『插快些呀！』

母親時時在老笨蟲背後叫着，不斷的喘息着有痰的喉嚨，匍匐着滾在泥土溝裏。

寧靜蔚藍的天空中，飄蕩着幾片薄的白雲，空闊的曠野裏流過來的風，掃過耳殼嗚咽。太陽，漸漸把頭移近中空，但是還聽不見母親發出放工的命令來。老笨蟲肚裏轆轤滾叫了幾次，因為他早飯吃的那兩碗野菜湯飯早已很快的消化盡了，小腰又感覺像截斷了一般疼痛。

「媽，中午了哪，還不去炊午飯麼？」

「快了，笨，把這幾畦壓完就歇工。」

「肚子餓了呢！」

「誰不是一樣哪。笨，忍耐點，再作會兒吧！你爹爹半天獨自個兒澆水，沒一個人換過他，還是個五六十的人了呢，多辛苦哇……」

飢餓了的老笨蟲，又挺起腰來，回頭望望村莊裏的房屋，和路上陸陸續續回家去吃午飯的農人和驢牛，擰回頭來看見井台上的父親仍舊擰拐着轆轤轆柄，永遠是那麽快慢的速率繞着井下的水繩。爲了害怕父親打，無可奈何的又把小腰曲下去，小手捏了一根三五片紅葉的白薯秧往小泥坑裏壓去。姐姐回身看看丟遠了母親，就想同弟弟，就揹來一把水泥淋淋的蔓秧來插，接了弟弟，又接過母親扶堤，這樣又回去汲她的水……

五歲，就會到田裏來插白薯秧，在這有三百多戶人家的村莊裏，簡裏尋不出第二個來。但是在他們沒有人工作的家庭裏，有什麼恨的呢？她的命運不佳，不早些替

那五六十的男人養下個大兒子來。到如今，還使那五六十的老頭澆水，她自己這六十的老婆子也爬在田裏扶堤，唉！抬頭看看藍的天，除了掛有那輪偏過頭的太陽，空虛的天空中，飄着一塊塊不下雨的白雲，像什麼人丟下的棉花。前面的老笨蟲，撇起小屁股，兩條小腿在顫抖，一把泥水淋淋的秧子壓完了，又拿起一把來。

哺哺，她拍打着堤埂。

曠野裏再見不到一個工作的人，那給太陽蒸晒的大地表面有一層氣體在溢流。遠遠有幾列高柳的黃灘大路上過着幾匹駱駝……

二

連續的在田裏工作了幾天，身體衰弱的端吉妻病倒在坑上，呻吟着喊腰疼。夜裏，端吉睡在她身旁，她簡直像個死蛆一樣佝偻着隱在坑角裏，她還牽念着田裏的工作：

『麥子快熟了！小心看着，別給人偷囉。』

『媽，你好好兒歇息着，養養你的腰吧！田裏的活我同爸爸操着心盡夠啦，你別聖念，免得心裏添火。』

匣插進來說。沉默的端吉，給妻子的話提醒，覺得今夜要睡在房裏似乎有點不妥當，今天下午他到麥田裏去視察過一次，那金黃麥穗，粒子灌得挺豐滿的，都熟透了。說不定有人去偷麥。翻過身來，看見扯破了紙的窗櫺外，月亮剛圓哩！於是他焦慮的搬起了身子：

『今兒夜裏我去看一宵麥去。』

端吉妻從坑角裏，抬起了一個披散髮的頭：

『不要，笨蟲爹爹，兵荒馬亂的年頭，在麥田裏睡覺可不妥當，在家裏睡吧。』

『可是麥子不能搬回家裏來睡。』

說着，他已經很快的把一條泥褲子穿上去，披了上衣，包起頭，從牆角摸索到

根棍子，開開門出去了。

茅屋中剩下呻吟的母親和匣。匣，睜着兩個大眼睛望着那有月光的窗櫺，聽着父親的腳步漸漸消失在門外，茅屋中暫時沉靜了。

「媽，」匣忽然說：「前兩天我遇見叔叔，他對我說爺爺要向咱們討租了。」

「什麼時候說的？」

「前兩天。」

「你叔叔淨嚇唬人，不到日期你爺爺不討租的。」

「可是他要討來怎麼辦？」

「那你別擔心，由你爹爹想法子。」

「又要去借債麼？」

「不，咱們的借債還沒歸完，怎麼還敢借債？也許把牛賣掉給你爺爺錢。」

匣沉默起來。一聲不響，她感覺母親的話未免有點殘忍，如果把牛賣掉，怎麼犁

田，拉車呢？睜大眼睛望着窗櫺，窗櫺披滿幽寂的月光，畫着寂寞的樹影。想起那可怕的祖父來。祖父有那一幅嚴肅冰冷的面孔，嘴上留有兩撇蒼白鬚鬚，駝着脊背，拿着一根粗木柄把爹爹趕出來。

在祖父前面向來受虐待的母親，像一個懦弱的動物直挺挺跪在祖父面前請求赦罪，媽媽從堂屋跪下用膝蓋走進裏間爺爺面前。爺爺撇起小鬚子吼叫：

『端吉，你個怕老婆的精，回來給我抽她五十皮鞭！』

隣舍各家婦女們老太婆們都來替母親求情，但是一句話脫出口來一定不再收回的爺爺，執拗，頑固，是他的個性；必定把父親找回來了，給母親吃了一頓皮鞭。結果，又被驅逐出來。分給爹爹每年要交租十袋的二十畝田地，領着他這一家人口出來過日子。

剛剛被分逐出來的這一年，因為沒有房屋居住，父親便借來一筆貸款，蓋起一所茅屋和一間門棚。母親的眼睛每天都給淚水洗刷幾次，憂慮着這一家人口的生

活問題。那一個年歲很小的弟弟天天哭號着不吃沒一顆粟粒的野菜飯。母親常常這樣說：

『無論怎麼，把這一筆借債歸還清，咱們心裏就輕鬆了。』

可是種田的莊稼人家，除了盼望着田地的出產外，得不到額外的進款。爲了還債，不得不剝削一家人口吃飯的養料。飯就是弟弟號叫着不吃的野菜湯飯，要利用這沒有什麼養料的飯支持起全家人口的身體到田裏去拚命工作呢。

一天到晚，父親沒有一刻工夫閑得住，走走路，肩頭上也永遠離不開那糞筐。母親因爲身體衰弱，營養不良，簡直成了病夫；眼睛天天哭的緣故，眼皮都紅爛了。她除了對着灶籠裏的灶王爺爺燒香磕頭外，再得不到什麼信任。

那個心軟尙有點慈性的奶奶，看見自己的兒子被驅逐出來，也動了憐憫心，時常偷偷送過一點米麵來給吃不下野菜飯的老笨蟲炊炊小鍋裏的飯。

這樣，每個人都勉強忍耐着，幾次父親都想逃走，到遠遠地帶去墾荒，都被母親

窺出他的祕密了。把他已經捆好了隱藏在草堆中的行李捲搜出來，此外如衣褲，鞋襪，他常常在祕密藏避，給母親發現。

『笨蟲的爹，』母親說：『你逃走了，放下這羣孩子叫我怎辦呀？咳，我們的命都苦，若沒有老笨蟲，我早不想活了。』

母親一說話，便落下淚來，哽咽着，提起衣襟把眼睛揉得鮮紅。父親呢？只有沉默着，悲哀的沉默着。

有一次夜深時候，大家睡得都甜蜜的時節，忽然聽見有開門的響聲，母親爲了恐怕父親逃走，睡時就把房門頂得結結實實的，還要擋住幾塊大石塊。父親似乎不曉得有石塊擋着，門板撞着石塊發出怪響，把虛弱的母親驚醒了，在夢中彷彿早就警戒着父親要逃走的母親，驚醒過來就大聲高呼：

『有人逃走了！有人逃走了！……』

匣被驚醒過來，昏沉沉的眼睛看不清一點東西，誰也不顧及摸尋火柴點燈了，

匣也呼叫：

「鄉親，救命！鄉親，救命！」

連她自己也不曉得自己喊叫什麼，忽然聽見那門板訇一聲做開了，母親披散着頭髮瘋子似的追出去。匣在後面看見黑暗的夜色中有兩個黑影，互相扭纏在一起。

「鄉親，救命，救命……」

「什麼事？」

「我爹爹逃走了。」

隣戶各家也都被驚吵醒來，到處都有人響應着：

「截住！截住！」

「截住……」

忽然母親在黑影裏哭出聲音來，大家都圍上了，原來父親早給母親牽住了衣

服，緊緊不肯放鬆，父親抓着她頭髮用力勒，兩個人正在死扭。

大家把父親勸解回家來，母親在昏暗的燈影裏披頭散髮，臉上有被指甲搔開的血痕，哽哽咽咽哭泣着。

那一捆小行李和一把鐮刀，總算又被母親奪回來。

『你非逃走不可，我也不想活了。不定那天我也跳井死了，留下這孩子們去……』

母親擰過身子氣憤憤的說。父親只有沉默着，哀傷的沉默着。忽然他的淚珠也由那從來未曾出過淚的乾眼皮縫裏滾溜出來，嗚嗚咽咽像個孩子似的哭起來。

『好了，以後我也不再逃走了，你也別跳井尋死啦。痛苦我們都嘗着，只怨恨我們命不濟。』

下種時候，天氣乾旱得很，眼看下種的日期已經減縮得很短，不能再耽擱下去的那幾天，仍舊不落雨。穀種便下在犁過的乾田裏，想用井水澆田，白天又摸不到水井，只有到夜間來澆。

澆田的時運尙佳，逢着一個月明之夜，井兩旁有兩顆分裂開枝極蓬鬆的古柳，靜靜在朦朧月夜裏垂着頭，父親同母親在樹影裏換着班澆轆轤，匣在田裏撐了一根長木柄的泥鏟看着水畦。

因爲身體衰弱的母親，澆到十幾罐水，便已喘嗽呻吟，被父親換下來，軟弱的身軀坐在那比樹頭幾乎漲大一倍的樹影裏休息。不久，就打起盹來。五六十的父親，全身的肉彷彿還很健康，赤裸開胸脯，佝僂着兩條粗黑有着圓滑肌肉的胳膊，攪着那轆轤的彎柄拐圈子。像蛇一樣盤繞在轆轤頭上的六股粗粗的水繩，一圈又一圈，把蕩滿的一罐水澆上來，嘩一聲，潑進鋪有碎磚石的井池裏。

引溝，灣灣曲曲從井池中拖長一條帶，伸爬進田畦裏來。滿蕩着小波頭的水紋

映了月光，顫顫，在引溝中泛起銀波跳躍，聽見那從高起的坡崗上瀉注下來的小瀑布潺潺的注聲，此外整條引溝中的水都默默無語的溢流着。流進匝面前一塊田畦裏，發出嚙嚙的響聲。許久沒得到水飲而乾渴極了的田畦，自然要趁此機會痛飲一番。一會兒，那被澆過的每畦田地，在銀光的沐浴裏都像吃醉了酒的大漢們的臉，殷紅而帶出一點紫綠；那沒有澆過的呢？却像一些營養不良的叫化那黃瘦而沒有血色的肌膚，彷彿在乞求上天的憐惜。銀灰色的天空，連着那一條斜的天河，月亮也像被乾渴得在喘嗽着。

母親在沉靜的樹影裏喘嗽了幾聲，挺直了身子扶住柳樹，一隻手揉按自己的腰，一面又呻吟着長嘆兩聲，望着月亮說：

『天不早啦。我的腰非斷了不可呵。澆完了這塊田，我一定要睡幾天覺。』

端吉擰着那轆轤的辮柄，一聲不響的沉默着。從鋪井的草墊和水罐漏下井去的水滴啾啾私語着，嘩，一罐水把引溝湧得湍急些，畫起許多斜豎紋溜的水波默默

的笑着，發了縐。一個小波頭打過去，引溝中的水照舊默默無語的溢流過去，月亮把引溝照耀得像白亮亮一條光帶。

『不管怎樣，趁這有月亮的夜，咱們應該把這田地澆完吓。不然，等到明天，這井又沒工夫，井又不是自己家裏的，甚麼容易纔有這麼一個空子呢？』

匣立在田裏，聽見父親在沉靜的井台柳樹影下說話。母親的身體同一顆柳樹身並結成一條粗影，只望得見母親的頭是低着的。母親現在不發一句話，像深思着一件什麼事情。不久，她就又把身體放下來，坐下了。

『匣，匣，來換媽澆一班水。』

匣聽見母親喊叫。於是，她把小泥鏟插在田裏使牠豎直，就走去到井台上換替母親澆水。

母親呢，一隻手拉着疼痛的腰部，拐顛着腳腿慢慢往田畦裏走去。走進田畦，匣看見母親把身體的重量幾乎全都移撐在泥鏟木柄上，彎下腰，像個老太婆窺視地

下的遺物似的，咳嗽着很久，又呻吟着。一會兒，他又看見她手脚忙亂的鏟改着地畦的泥嘴。身體一會比一會佝僂得矮短，漸漸她像是坐下了，兩手抱着泥鏟的木柄，把頭親着木柄低沉着。從井這裏也看見那被澆的田畦已經灌滿了水，滿蕩蕩的泛起亮光。溝的堤岸驟然崩決開了口，泥水起着波浪滾流出去。

『水溝決開了。』

但是母親一動不動，仍舊低下頭抱着那泥鏟的木柄，沉默着不說話。

匣同父親奔過去把引溝的堤岸塞住，引溝中的水積得滿蕩蕩的，等到匣跑去看母親時，母親已經把身體平放在地下了。

『怎麼了，媽？』

匣喚叫着，她只聽見母親呼吸粗重；喉嚨裏像貼着什麼東西似的胡啦胡啦作響。

『呀！爹，你快來。』

聽見了這一聲驚訝的呼喚的端吉，在水溝中刷刷泥手，走過來看見匣抱着妻子哭了。

「怎麼啦？」端吉問。

匣却指着地下一片黑濕的地方給父親看。端吉那朦朧的眼睛並看不清楚那是什麼。

「這一片濕泥有什麼奇怪？」

「不，」匣的嗓音顫抖着說：「那是血呀……媽媽的喉嚨裏吐出的……」

這時候，端吉心裏像打過一個雷似的悸跳起來。
鳴——鳴兩聲鷄鳴，啼破東方灰幕，月光漸漸淡了。

四

麥秋，妻子病倒在坑上。

圍着矮牆的小院裏，作了他們的收穫場。黃褐顏色的麥穗攤在場的中央，用石碌礮碾過，挑去了麥稈，餘下那堆糠芒麥粒漏過扇車。

端吉的父親也過來幫他漏扇車。端吉包着頭巾，頭巾上蒙粘了許多糠芒和塵土，從扇車的肚腹裏爬了出來，拍打着扇車板壁縫裏掩塞住的麥粒。祖父老頭子禿亮的頭頂，在陽光下閃爍出光芒，時常擡起了小鬍子微笑。他覺得也許父親的脾性變得善良了，不然爲什麼他來幫忙呢？這老頭子用播箕端了一傢伙麥粒往扇車的漏斗裏裝去，並且微笑着問：

「笨蟲的媽又病啦？」

那長臉上露出擔憂的表情。

「哦，她早就有那種腰疼的病根子。」

端吉和藹的回答。

匣的工作是搖擰扇車使它起風作用。扇車吱呢的叫，從那方筒口裏噴出一團

團黃塵，飛飄出麥糠。

太陽掛在稍稍偏西的空中，把這三個工作的人晒蒸得滿頭流汗，端吉扯下頭巾來拭着汗珠說：

「爹爹，你歇歇吧，天怪熱的。」

老頭子笑着說：「快完了。」

漏完了麥子，那像一崗土似的麥粒伏臥在地下，裝進袋裏一共三袋。

「三袋呀，給我兩袋租。」老頭子說。

「……………」

端吉低着頭，掃着各處的麥粒。這時候他纔明白老頭子的心了。

「爹爹，」端吉說：「……我想，過大秋再給你租，我想這麥子，這麥子歸利息哪！」

老頭子仍舊笑着：「我想吃白麵，哦，給我措兩袋去，你不知道上了年紀的人嘴

「餓啦？」

老頭子揩去了兩袋麥子。端吉的小院裏剩餘下來的是那一攤黃麥稭，給太陽蒸晒得笑着。

他的妻子在茅屋中呻吟。

一個麥秋又過了，一袋麥子是他這一家大小人口忙碌的收穫，他只有忍痛着把希望放到田裏，那已經長高數寸的禾苗，伸了蔓的白薯，期待着秋天他的莊稼豐收。那麼這聽由誰呢？——天。

『若沒有老笨蟲，這光景有什麼過頭呢？』端吉想。他拿了鋤子，喚叫匣同他到田裏去鋤草，要好好把他的莊稼伺候一番，等到秋天好盼待這莊稼歸還他的債利和地租。

後記

我並未見過作者。大約在三年前他從北平寄了一部短篇小說集給我，要我找一個出版地方。我託友人把牠介紹給某大書店。稿子送出，以後就沒有下文。後來北平淪陷了。作者也同一些朋友到了別處。他似乎忘記了這回事情，也沒有寫過信向我催問。我知道這兩年來他差不多跑遍了「自由中國」的土地，見到不少可以使人歡欣，令人感泣的事蹟。他或許寫出了更好的文章。他當然沒有餘裕想到那些寄出的舊稿。但我是比較有空暇的。我不忍辜負作者遠道寄稿的盛意，又不願將他的一點心血埋沒，便趁着書店要我續編文學叢刊第六集的機會，化了一點功夫將作者從前在各雜誌上發表的文章集起來，按照寫作的年月編成這一小冊。不過我在這裏見到的舊雜誌並不多，蒐集當然不能完備，而且時間匆促，我也來不及和作者

通信商討編排的方法。倘使作者在他的工作的餘暇能夠見到我代他編成的這本小書，還希望他原諒我的工作草率。

巴金 一九三九年八月在香港

